



古文真寶前集詒解成

16
1752
6



和 16
1732
6

古文真寶前集諺解大成卷之十一

長短句

七德舞

白氏文集三卷載之此篇八七德ノ舞ヲ見ニ因テ太宗ノ亂ヲ撥テ王業ヲ興スユトヲ羨ル也唐書禮樂志十一云唐之自製樂凡三大舞一曰七德舞二曰九功舞三曰上元舞七德舞者本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爲秦王破陣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曲及即位宴會必奏之謂侍臣曰雖發揚蹈厲異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於樂章示不忘本也乃製舞圖教樂工百二十八人被銀甲執戟而舞凡三變每變爲四陣象擊刺往來歌者和曰秦王破陣樂後令魏徵與員外散騎常侍褚亮員外散騎常侍虞世南太子庶子李百藥更製歌辭各曰七德舞舞初成觀者皆扼腕踊躍諸將上壽羣臣



臣稱萬歲自是元日冬至朝會慶賀與九功舞同
奏舞人更以進賢冠虎文袴騰駝帶烏皮鞋二人
執旗居前其後更號神功破陣樂通鑿細目貞觀
七年春正月更名破陣樂曰七德舞注取禁暴戢
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之義也

白樂夫

七德舞七德歌傳自武德至元和元和小臣白居易

觀舞聽歌知樂意曲終誓首陳其事

傳自武德此樂所由作云七德八貞觀以後ノ
名也然ト云也唐太宗秦王タルトキ劉武周ト戰テ
大ニ敗レ之ハ高祖ノ武德三年夏四月也破陣樂此
時ニ製ス故ニ傳自武德ト云武德ハ唐高祖ノ年
號也元和唐第十一主憲宗年號也小臣太宗ノ
事ヲ陳フ故ニ自謙シテ小臣ト云曲終樂ヲ奏シ

終テ也誓首拜シテ首ヲ地ニツケ久シク留テ遲ク
起ル也九拜ノ第一也詩詁云誓首謂下首至地誓
留乃起陳其事歌ニ舞ノ所ノ事實即太宗亂ヲ撥ス
治ヲ致ス功業ノ始末ヲ言ヒ陳ル也

太宗十八舉義兵白旄黃鉞定兩京擒充戮竇四海

清二十有四功業成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

太平

太宗新唐書太宗本紀云太祖諱世民高祖次子
也為人聰明英武有太志而能屈節下士時天下
已亂盜賊起知隋必亡乃散財養士與晉陽令劉
文靜尤善文靜坐李密事繫獄太宗就獄中見之
與圖大事時百姓避賊多入城城中幾萬人文靜
為令知其豪傑因共部署計已定乃因裴寂告高
祖已起兵建大將軍府太宗率兵徇西河拜右領
軍大都督武德元年進封秦王薛仁果率其衆求

戰太宗率兵敗走太宗追之至其城下仁果乃出
 降高祖遣李密馳傳勞之於豳州密見太宗不敢
 仰視退而歎曰真英主也獻捷大廟三年七月討
 王世充敗之北邙四年二月竇建德率兵十萬以
 援世充太宗敗建德于虎牢執之世充乃降六月
 凱旋太宗被金甲陳鐵騎一萬介士三萬前後鼓
 吹獻俘于大廟高祖謂太宗功高古官號不足以
 稱乃加號天策上將領司徒陝東道大行臺尚書
 令位在王公上武德九年為皇太子八月甲子即
 皇帝位東宮遣裴寂告于南郊十八舉義兵隋恭
 帝大業十三年五月也此時太宗年十八也義兵
 前漢書七十四魏相傳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
 義者王白旄黃鉞尚書牧誓云王左杖黃鉞右秉
 白旄以麾曰邁矣西上之人注鉞以黃金飾斧左
 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白旄
 旄牛尾正義曰廣雅云鉞斧也斧種黃鉞故知以
 黃金飾斧也把旄何以白旄用白者取其易見也
 武王牧野之白旄黃鉞把于殷紂卜戰之玉

如久太宗七王者ノ兵ヲ以テ隋ヲ伐レシト云義ナリ
 定兩京長安洛陽ヲ云擒充王世充ヲ擒ニシタル
 云戮竇竇建德ヲ戮スルヲ云唐書列傳十云王
 世充字行滿豺聲卷髮忌刻深阻涉書傳喜兵法
 出為江都督治遷郡丞煬帝數南行世充善伺帝
 顏色阿邑順旨帝愛昵之為隋將有功後謀反矯
 侗帝策禪位幽侗於含涼殿遣諸將以兵清官世
 充襲戎服法駕導鼓吹入宮更置冕即正殿僭位
 建元開明國號鄭高祖詔秦王率兵攻之遂率將
 吏降軍門王受之以屬吏以世充歸長安高祖赦
 為庶人與其族徙于蜀將行為羽林將軍獨孤德
 所殺竇建德新唐書列傳十竇建德貝州人材力
 絕人重然諾喜俠節大業三年募兵伐遼東以建
 德為隊長建德乃謀曰觀時變以就大計乃招七
 兵及民無產者數百遂築壇場於河間自立為夏
 王都樂壽武德元年引兵討宇文化及拔之二年
 陷刑趙滄三州俄而世充廢侗建德乃建天子旌
 旗出入警蹕會秦王伐世充世充來乞師建德發

兵三十萬往救之鼓而前遂大潰建德被重創竄入牛口谷唐師獲之傳斬長安二十有四唐武德四年辛巳夏五月竇建德ヲ擒之十月功大ナルヲ以テ天策上將トナリ位王公ノ上ニ在リ是功業成ルト謂ヘシ按ニ隋大業十三年丁丑ヨリ武德辛巳ニ至テ五年也丁丑ノ年太宗十八歳ナルトキハ辛巳ニ至テ當為二十二歳又即位癸亥ノ年ハ二十七歳ナルヘシ此詩ニ二十四歳功業成リ二十九即帝位ト云ニ不合通鑑隋大業乙亥十一年八月李淵子世民年十六應募ト云トキハ丁丑ノ年義兵ヲ舉ル時十八歳ナルコト無疑若シ丁丑ノ年ヲ十八歳ト定テ數ルトキハ太宗功業成ハ二十二歳也武德癸亥ノ八月即帝位ハ二十七歳ナルヘシ此詩ニ二十有四二十有九ト云ハ誤ナルヘキ力宜詳考三十有五通鑑貞觀四年庚寅云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

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為帝謂羣臣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貞觀四年ハ太宗三十一歳也此詩三十五ト云是又史冊ニ所載ト相違ス孰レカ是ナルコトヲ不知白居易ハ唐朝ノ人其說遠ニ斥ケ難シ姑ク存疑ノ太平揚升菴文集八十一云漢書三登曰太平北史積儲九稔謂之太平

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亡卒遺骸散帛

收飢人賣子分金贖

功成天下ヲ一統スルノ功成ヲ云老子經持而盈之章云功成各遂理定天下ヲ平治シテ禮樂刑政備リ定ヲ云何神速何トシテ知此ニ速ナルコトソヤト云意也速在功成理定ルコトノ速ナルハ太宗能ク心ヲ推シ及ホシテ天下ノ人ノ腹心ニ置キ天下ノ人ヲシテ信ニ悅ハシムルニ因ルト也後漢書光武紀云光武立為蕭王降者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亡卒隋ノ兵士戰

死スル者骸骨州野ニ暴露スルヲ帛ヲ散シ與テ
 人ヲシテ收メ葬ラシムル也太宗本紀貞觀二年四
 月瘞隋人暴骸四年九月瘞長城南隋人暴骨飢
 人賣^一貞觀二年三月遣使巡關內出金寶贖餓
 民鬻^子者還之民ノ無食シテ飢ル者子ヲ賣タル
 フハ其價ホト金ヲ賜テ買タル者ノ方ヨリ贖ヒ取
 テ親ノ家ニ還サル也太平御覽卷八百一十
 金部管子云湯以社山之金以贖民之賣子者禹
 以歷山之金贖^子

魏徵夢見天子泣徵疾甚帝親問疾是夕帝夢張謹

哀問辰日哭張公謹平上出次發哀有司奏辰日忌

安避怨女三千放出官死囚四百來歸獄六年親錄

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
 期囚皆識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赦之

魏徵新唐書列傳二十二魏徵字玄成魏州人少
 孤落魄後入關隱太子引為洗馬徵見秦王功高
 陰勸太子早為計太子敗王責徵曰爾闕吾兄弟
 奈何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
 直及即位拜徵諫太夫進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大
 夫貞觀三年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四年斷死刑二
 十九米斗三錢十七年徵疾甚徵家初無正殿帝
 命輟小殿材為營構令中郎將宿其第動息以聞
 中使者綴道帝親問疾既薨帝臨哭之慟陪葬昭
 陵張謹新唐書列傳十四張公謹字弘慎魏州繁
 水人為王世充洧州長史李勣尉遲敬德數啓秦
 王乃引入府以功授左武侯將軍封定遠郡公進
 封鄒國侯改襄州都督以直政聞率年四十九帝
 將出次哭之有司奏日在辰不可帝曰君臣猶父
 子也情感於內安有所避遂哭之怨女三太宗
 即位年八月放宮女三千餘人詔以宮女衆多幽
 闕可愍宜簡出之各歸親戚任其適人死囚一通
 鑒貞觀七年秋九月赦死囚三百九十人先是上

親錄繫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還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勅天下死囚皆縱遣至期來詣京師至是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剪髮燒藥賜功臣李勣嗚咽思殺身李勣嘗暴疾醫

治帝乃自剪髮以和藥及愈入謝勣頓首流涕含血吮瘡撫戰士克切思摩

奮呼乞效死

剪鬚注李勣嘗テ暴疾ヲ病ム醫ノ曰龍鬚ヲ燒テ灰トナシ用ハ可愈ト云太宗自ラノ鬚ヲ剪テ

藥ニ入シム天子ハ龍顏ト云ヲ以テ自ラノ鬚ヲハ龍鬚ニ當ラレタルカ然レ本傳ニハ龍ノ字ナシテ李勣

新唐書列十八李勣字懋功曹州離狐人大業末韋城翟讓為盜勣年十七往從之李密亡命雍丘勣說讓推密為主武德二年密歸唐朝太宗以勣純臣也詔授黎州總官封萊國公賜姓李後從秦王伐東都及平竇建德傳王世充俱有功拜并州

大都督府長史徙封英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肅聞嘗得暴疾醫謂必用鬚灰帝自剪鬚賜勣高宗立召授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總章二年卒年八十

六嗚咽感激ニ不勝流涕シテムセブ也思殺身ハ我力身ヲ殺シテモ忠ヲ盡シト思フ也含血吮瘡創ヲ被テ血ヲ流セハ血ヲ含テ瘡口ヨリ吮出シ毒氣ヲ抜キ取也刃ニ毒藥ヲ塗ル故ニ瘡口ノ血ヲ吮ヒ出シテ抜カザルトキハ毒氣身ニ遍滿シテ死スル也貞觀十九年帝親征高麗進軍白岩城大將軍李思摩中弩矢上親為之吮血將士聞之莫不感動思摩唐書百四十突厥傳思摩突利族人武德初數以使者來高祖喜為誠封和順郡王太宗以為忠授他州都督奮呼創ヲ被リテ太宗ノ撫養ニ感シ勇氣益ク憤激シ奮ヒ呼テ敵ニ當フ死ヲ效シトコトヲ

則知不獨金戰善乘時以心感入人心歸爾來一百

則知不獨金戰善乘時以心感入人心歸爾來一百

乞フト也

九十載天下至今歌舞之歌七德舞七德聖人有作
 垂無極豈徒耀神武豈徒誇聖文太宗意在陳王業
 王業艱難示子孫

則知一太宗天下ヲ一統セラル、事蹟ヲ考テ則
 知ル太宗ハ徒ニ兵ニ習テ戰ヲ善クスルト云ノミ
 ニハ非ス善ク時運ニ乗テ亂ヲ撥メ民ヲ濟フノ師
 ナルト云意也乘時劉向說苑云魚乘于水鳥乘于
 風艸木乘于時以心一威カヲ以テ劫シオドスニ非
 ス仁心ヲ以テ下ヲ御スレハ天下ノ人皆心ヲヨセテ
 歸服スル也論語堯曰篇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
 天下之民歸心焉爾來一自高祖即位元年武德
 戊寅至第十一主憲宗即位元和二年丁亥凡一
 百九十載也聖人有作作ハ禮樂ヲ制作スルヲ云
 位アレハ徳ナケレハ禮樂ヲ作ルコトヲ不得太宗
 聖徳アリ故ニ此樂ヲ製作セラルト也中庸二十

八章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雖有其位苟
 無其徳不敢作禮樂焉垂無極子孫窮リ盡ル
 コトナキ世ニテニ垂レ示シテ法トスル也無極二字
 老子經ニ見タリ豈徒一此舞ヲ觀歌ヲ聞テ樂ノ
 意ヲ考ルニ豈徒ニ神武ト聖文トヲ耀カシ誇ラン為
 作レルナランヤ太宗ノ本意ハ王業ノ所興ヲ陳ヘ
 アラハシテ王業ヲ始ルコト如此艱難ヲ極メテ
 後纔ニ一統ヲナスト云コトヲ將來ノ子孫ニ示シテ
 位ヲタノミ安ヲ貪テ天下ヲ誤ルコトナカレト誠メ
 玉ヘルナルヘシト也王業諸葛孔明出師表慮漢
 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

磨崖碑後

磨崖碑備見第八卷山谷磨崖碑詩下磨字ノ上ニ
 題字カ跋字カ有ヘシ誤テ脱失スルカ

張文潜

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文苑傳六張耒字文潜楚州

淮陰人幼穎異十三歲能為文十七時作幽關賦已傳人口游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從轍游轍亦深知之稱其文汪洋冲澹有一唱三嘆之聲○王直方詩話云文潛先與周翰公擇輩來飲余家作長句後數十日再同東坡來讀其詩嘆息云此不是喫烟火食人道底言語

玉環妖血無人掃楊妃外傳術士李遐周先有詩曰

馬嵬也妃小字玉環及逢山下鬼環子繫羅衣山下鬼

力士以羅巾縊焉漁陽馬厭長安州長恨歌漁

潼關戰骨高於山哥舒翰伐祿山萬里君王蜀中

老
[玉環]玄宗長安ヲ避テ蜀ニ幸アル時六軍馬鬼次ス楊國忠誅ニ伏スルニ因テ陳玄禮等貴妃ヲ誅セント請フ玄宗不得已シテ貴妃ニ死ヲ賜フ高力士貴妃ヲ引テ佛堂ニ入り羅巾ヲ以テ縊リ

殺シテ軍士ニ謝スソレヨリ部伍ヲ整テ蜀ニ向フ貴妃血ヲ澆テ馬嵬ニ死ス亂裏葬ヲ不得シテ空ク棄ラル故ニ無人掃ト云注李遐周傳未詳小字ハ幼キ時ニ呼フオサナ名也漁陽馬安祿山カ兵ヲ指ス天寶十四載安祿山率藩兵十餘萬漁陽起テ詭テ奉詔楊國忠ヲ誅スト云テ亂ヲ作スラ云也厭長祿山關中ニ攻入テ長安ヲ陷ル云漁陽ノ馬長安ノ州ヲ食テ飽ト云ハ胡賊ノ兵京師ヲ奪掠スルコト可知潼關在陝西華陰縣戰骨高於山潼關ニテ哥舒翰祿山ニ敗ラレ唐ノ兵戰死スル者山ヨリモ高ク依疊スルヲ云天寶十五載六月哥舒翰與賊戰于靈寶大敗賊遂入關會有告賊將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祿山習兵羸師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要在成功何必務速郭子儀李光弼亦請惟應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國忠言於上賊方無備而翰逼留將失機會上以為然續遣中使趣之項

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賊於靈寶西原乾祐先據險遣精騎擊翰大敗哭聲振天地賊乘勝蹙之後軍亦潰翰與麾下百餘騎入關君王玄宗ヲ指ス萬里ノ險ヲ歴テ蜀ニ幸アツテ天下ノ亂通ヲ憂ヒ玉フ故ニ遽ニ年老ヒ玉フト也

注哥舒翰傳第五卷ニ見タリ

金戈鐵馬從西來郭公凜英雄才謂郭子儀舉旗為風

偃為雨灑掃九廟無塵埃

金戈金ヲ以テ飾タル戈也鐵馬ハ鎧馬ト云ニ同也鐵甲ヲ襪テヨロヒタル馬也文選陸倕石闕銘云

鐵馬千羣朱旗萬里從西來郭子儀玄宗ノ命ヲ承テ進テ東京ヲ取ラ云ヘシ郭子儀傳見卷七贈

郭功甫詩凜々威武ノ猛キコト霜氣ノスサニキカ如クナルヲ云英雄魏廣平劉邵人物志云夫州

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羣者為雄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於此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

雄此其大体之別名也舉旗此軍法精練ニシテ更率ヲ用ルコト奇正自由ニ變化スルヲ象リ云也

也舉旗軍士ヲ進ル時ハ風ノ如ク起リ旗ヲ偃テ兵ヲ收レハ雨ノ如ク静ニ集ル所塵ニ隨テ變化スル也灑掃糞土ヲ掃フ如ク兵亂ノ紛冗ヲ伐チ平

クルヲ云九廟天子ノ宗廟也說見第八卷題磨崖碑詩無塵埃天下靜謐ニシテ汗馬ノ塵ヲ揚ルコト

ナキヲ云

元功高名誰與紀風雅不繼騷人死水部曾中星斗

文元結為水部作太師筆下龍蛇字太師顏真卿天

遣二子傳將來高山十丈磨蒼崖

元功衆ニスクレタル大功也漢高祖得天下ヲ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蕭何為第一郭子儀カ元功高

名今誰ト與ニカ紀センヤ風雅ノ文人繼テ世ニ不出騷人已ニ死去テ其人ナキト也水部元結ヲ指

水部八官ノ名事物紀原五水部周禮夏官有司
 險掌溝塗蓋水部之職也魏尚書始有水部郎曾
 中星斗文曾中ノ文章星斗ノ燦爛タル如クニ
 製シ出シタル文也中興頌ヲ指ス李長吉高軒
 過云二十八宿羅心曾元精炯々貫當中大師顏
 真卿ヲ指ス新唐書列傳七十八顏真卿字清臣
 秘書監師古五世從孫少孤既長博學工辭章開
 元中舉進士又擢制科調醴泉尉後為太子少師
 又改太子太師李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
 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取希烈使闍奴
 害真卿遂縊殺之年七十六真卿善正草書筆力
 道凝世寶傳之龍蛇字字勢龍ノ騰リ蛇ノ走ルカ
 如クナルヲ云也天遣一善文善書ノニ子ヲレテ
 者ナカラレトコトヲ恐テ此善文善書ノニ子ヲレテ
 記シ書シテ將來ノ世ニ傳ヘシムル也將來ハ釋典
 ニ所謂未來也後世ヲ指ス高山一今猶傳テ現ニ
 洛溪ノ高山十丈モ高キ蒼々タル崖石ニ刻ミテ
 世ニ存スルト也

誰能此碑入我室使我一見昏眸開百年廢興增歎
 慨當時數子今安在君不見荒涼洛水棄不收時有
 遊人打碑賣

誰能一誰力能此磨崖ノ碑ヲ紙ニスリテ法帖トシ
 我カ室中ニ入ルヤ一見シテ即チ昏翳シタル眸ヲ開
 テ目ヲ喜バシムル百年一百年一即チ昏翳シタル眸ヲ開
 ノ間ト云意也碑文ヲ讀テ唐以來廢興ノ迹ヲ觀テ
 歎慨ヲ増ストナリ當時數子郭子儀元結真卿カ
 輩ヲ搃テ云也數子皆逝去テ今ハ亡シ只荒涼トアレ
 スサマシキ洛溪ノ水邊ニ磨崖ハ棄置テ收ル人ナシ
 時々洛溪ニ遊フ人碑文ヲ打シテ帖トナシ世間ニ賣
 ノミアルト也打碑ハ碑ニ刻ミタル文ヲ石ヅリニスル
 ヲ云打碑法居家必用九文房部ニ詳也打字歐
 陽公文集一百二十七歸田錄卷二云今世俗言
 語之訛而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謬者惟打字爾

打_丁其義本謂考擊故人相毆以物相擊皆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矣蓋有槌搗作擊之義也至於造舟車者曰打船打車網魚曰打魚汲水曰打水役夫餉餒曰打飯以糊麵紙曰打糝至於名儒碩學語皆如此觸事皆謂之打而偏檢字書了無此字及_丁雅其義主考擊之打自音謫歌以字學言之打字從手從丁丁又擊物之聲故音謫歌為是不知因何轉為丁雅也

勸酒惜別

春日別ヲ送テ祖道ノ筵ヲ設ク勸メ飲シメテ寬慰ノ語ヲナス也

張乖崖

萬姓統譜張詠濮州郵城人太宗時進士兩知益州築隄灌田萬餘頃威惠及民民皆信服後以江左旱充身宜等十州安撫使遷吏部尚書知陳州卒贈左僕射謚忠定詠剛方自任為治尚嚴猛自

號乖崖以為乖則違眾崖不利物

春日遲々輾空碧綠楊紅杏描春色人生年少不再來莫把青春枉拋擲青春謂少年言人貴及起句先ツ別時ノ景ヲ叙ス春日遲々日長レテユルト遲ク晚ル也幽風七月篇春日遲々輾空碧晴天空ノ碧ナルニ春日漸クニ上ルヲ輾ト云車輪ノ輾リ行クニ似タル故也描春色春ニ色ナシ百花ノ色ヲ以テ春ノ色トス楊ノ綠杏ノ紅是春ノ色ヲ呈似ス也故ニ描春色ト云人生一ノ年少キ時ハ幾クモナシ一タヒ老テハ年少又來ルコトナシ幸ニ年少ノ時ニ當テ綠楊紅杏ノ春色ニ遭ヘハ宜ク時ニ及テ樂ミ遊フヘシ此青春ノ羨景ヲ枉テ負キ棄テ拋擲シヨソニ見ラルコトナカレト也青春謂少年輔按ニ此說非也直ニ綠楊紅杏ノ時ヲ指テ云ヘシ上ノ句既ニ年少ト云下ノ句又比シ言フコト重疊シテ不好

起句先ツ別時ノ景ヲ叙ス春日遲々日長レテユルト遲ク晚ル也幽風七月篇春日遲々輾空碧晴天空ノ碧ナルニ春日漸クニ上ルヲ輾ト云車輪ノ輾リ行クニ似タル故也描春色春ニ色ナシ百花ノ色ヲ以テ春ノ色トス楊ノ綠杏ノ紅是春ノ色ヲ呈似ス也故ニ描春色ト云人生一ノ年少キ時ハ幾クモナシ一タヒ老テハ年少又來ルコトナシ幸ニ年少ノ時ニ當テ綠楊紅杏ノ春色ニ遭ヘハ宜ク時ニ及テ樂ミ遊フヘシ此青春ノ羨景ヲ枉テ負キ棄テ拋擲シヨソニ見ラルコトナカレト也青春謂少年輔按ニ此說非也直ニ綠楊紅杏ノ時ヲ指テ云ヘシ上ノ句既ニ年少ト云下ノ句又比シ言フコト重疊シテ不好

思之不可令人驚中有萬恨千愁并今日就花始暢
飲坐中行客酸離情

思之思之八年少再ヒ來ルコトナク佳時述キ
ヤスキヲ思テ人ノ心ヲ驚嘆スミジキコトナルト云
意不可ハ自制スルノ辭也人ヲ禁止スルノ義ニ非ス
中有一イカニトナレハ心中本ヨリ千愁萬恨ヲ
并テ結タル鬱懷アレハ思之歎息セハ愁恨益々
甚シカラシホトニ也暗ニ離別ノ事ヲ含テ未言出
今日就一今日花ノ下ニ就テ始テ席ヲ鋪テ飲宴ヲ
暢ル也其坐中遠キニ往クベキ行客アリテ離別ノ
情酸楚ナルト也コ、ニ至テ題ヲ云ヒ出ス也酸ハ
スレト讀ム人愁甚シケレハ鼻中酸シ故ニ愁ノ甚
酸鼻トモ
云也

我欲為君舞長劍劍歌苦悲人苦厭
歐詩惟有壯士
苦悲歌拂拭塵

埃舞長劍我欲為君彈瑤琴淳風死去無回心不如轉海
為飲花為幄羸取青春片時樂

我欲一我君力為ニ長劍ヲ拔テ舞ヲ舞テ觴ヲ
進レトヲモヘ凡劍歌ノ聲調苦々悲キ故ニ聞ク人若
厭ヒ嫌フニ因テ不舞ト也家語好生篇子路戎服見
於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
史記項羽紀項莊入為壽曰軍中無以為樂請以
劍舞此詩ニ劍歌ト云何人ノ所作ヲ未考注ニ歐陽
修ノ詩ヲ引ハ非也垂崖ハ太宗ノ時ノ人歐陽ヨリ
先輩也注ニ所引ノ詩ハ事文類聚續集劍部ニ見ヘ
タリ我欲一我又瑤琴ヲ彈シテ酒ヲ勸メシトモヘ
トモ淳風已ニ死シ去テ回ラント云ノ心ナシ是レ又離
別ノ宴ニ思ミアリ故ニ不彈ト也淳風ハ李淳風カ
李淳風ハ唐ノ太宗ノ時ノ人天文曆算陰陽ノ學ニ
明カナリ唐書淳風カ本傳或ハ事文類聚等ヲ考ルニ
淳風琴ヲ彈スルコト不見此句ヲ以テ觀レハ淳風

別時ニ琴ヲ彈シ去テ終ニ死シテ不再來ノ故事
アルニ似タリ未考得後ノ人宜考證不如一劍歌
瑤琴以テ權ヲナシ難シ不如只海ヲ轉シテ酒ヲ
何ホトモ多ク樽ニ盈テ傍邊ノ花ヲ幃幄トナシ其
中ニ於テ痛飲シ青春ノ景ヲ我ガ物ト羸取テ片時
間ヲモ徒ラニ過サス歡樂スベシト也轉海酒ノ甚
多キヲ誇言スル也幄以テ布ヲ為之四合象官室

明朝足馬嘶春風洛陽花發臙脂紅車馳馬走狂似

沸家帳幕臨晴空

明朝上明朝足馬ニ乗テ出ラレハ馬ハ春風ニ向テ
行ク嘶ニテアラント也足馬事文類聚後集三十
八馬部云顏回望其門馬見一足練孔子曰馬也
然則馬之光景一足長耳故後人號馬為一足或
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足或曰春秋左
氏說諸侯相贈乘馬束帛為足與馬相足耳洛陽
花以下ノ三句ハ行人洛陽ニ到テ見シ所ヲ想ヒ

ヤリテ云也此去テ洛陽ニ到ラレハ花ノ開ケテ臙
脂ノ色ノ如ナルヲ見ラレント也臙脂ハカタベニト
云者也事文類聚別集六云燕脂起自紂以紅藍
花汁凝作脂以為桃花粧蓋燕國所出故名燕脂
車馳一洛陽ハ繁華ノ地特ニ春ノ時節ナレハ遊人
公子車馬ヲ馳セ走ラシテ花ヲ尋メグリ狂遊湯ノ
沸ク如ク盛ニシテ家ノ帳幕ヲ晴空ニ臨テ張り
圍ムニテアラント也

天子聖明君正少勿恨功名苦不早富貴有時來偷

間強歡笑公謂功名富貴信有時命不可測莫與離
意貪求何如乘取青春及時行樂

憂買生老

天子一今洛陽ニ赴テ行カルハハタノモニキゾ天
子ハ聖明ニシテ上ニ在シ君ハ年正ニ少シ必ス大ニ
用ラルヘキソタトヒ功名遽ニ著顯セストモ恨ニ愁
ルコトナカルヘシ人ノ富貴ハ時アリテ自然ニ來ル

華テ致スヘキ物ニ非ス只塵裡ニ間ヲ偷テ強テ歡
笑ヲナスヘシ離索ヲ憂ルカ為ニ年ヲヨラシテ早
ク老貌ヲナスコトナカレト也老ハ外ヨリ買フ物ニ
非サレ凡心神ヲ役シテ形ヲツカラカスハ好テ老ヲ
求ルニ似タリ故ニ買ト云也

古意

禪月集卷二載之題作常思李太白古ヲ憶フノ
意ヲ作レルニ因テ古意ト云

釋貫休

才子傳十休字德隱婺州蘭溪人俗姓姜氏風騷
之外精於筆札休一條直氣海內無雙意度高疎
學問叢勝天賦敏速之才筆吐猛銳之氣樂府古
律當時所貴雖尚崛奇每得神助果僧中之一豪
也賜號禪月大師勅塔葬丈人山青城峯下

常思李太白仙筆驅造化玄宗致之七寶牀
李陽氷序太白

集公之文章力敵造化天寶中玄宗下詔徵就金
馬降輦步迎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

常思貫休常李太白文章ノ妙ヲ思フニ仙筆
ヲ以テ千變萬化ノ神奇ヲ製シ出スハ天地ノ造
化ヲ驅逐シテ我ヨリ主宰ヲ為スカ如クナルト也
造化ハ天地ノ間萬物ノ消息ヲナス天道ノ流行
也造ハ今ニテナキモノヲ生シ出ス也化ハ今見在
ノ物ヲ消化シテ無ニ歸スル也玄宗李太白始テ
玄宗ニ見ユルトキ玄宗白ヲ引テ七寶ノ牀ニ坐セ
シ玉ヲコト注ニ引李陽氷力序ニ見タリ七寶牀西
京雜記ニ云武帝為七寶牀雜寶案注李陽氷氏
族大全李陽氷工篆法處州有吏隱山乃陽氷嘗
為緡陽令秩滿退居此山篆刻至今在焉金馬三
輔黃圖三云金馬門宦者署武帝時大宛馬以銅
鑄像立於署門因為名東方朔主父偃嚴安徐
樂皆待詔金馬門即此

虎殿龍樓無不可一朝力士脫靴後
太白嘗醉令高力士脫靴力士

深以為耻以白樂章飛

燕事激妃子之怨怒

王上青蠅生一箇

逐良社稷臣蒼蠅

點白玉傷於讒也

虎殿龍樓八假リニ設テ云也實ニ此殿樓アルニ非

玄宗七寶牀上ニ白ヲ坐セシム實ニ寵遇也然レ臣

白カ仙才ニ於テハ過當ニ非ヌタトヘ虎殿龍樓ノ

上ニ坐セシムトモ亦可矣處トシテ不可ナルコトナ

キ人品ナリト云意也一朝カ一ノ事ハ第二卷李

白カ傳ニ詳也玄宗李白ヲ白蓮池ニ召サレシトキ

白醉テ船ニ上リ不得高力士ニ命シテ靴ヲ脱シム

力士素ヨリ貴シ白カ為ニ靴ヲ脱シムルヲ以テ深ク

耻トス或時貴妃白カ所作ノ樂章清平調ヲ誦ス

力士幸ノ時節ナリト思ヒ貴妃ヲ怒ラシメテ言ハ

白カ詩飛燕ヲ以テ貴妃ニ比ス飛燕ハ氏族ノ賤キ

者也是ヲ以テ比スルハ貴妃ヲ賤ムル也然ルニ喜

テ誦セラルハ何ソヤト云貴妃ケニモト思テ太

白ヲ怨ミ白カ官ヲ阻テ不授遂ニ放還サシムル

也玉上ノカ士カ太白ヲ讒シタルハ玉ノ上ニ青蠅

ノ一箇生シタルト同キト也蠅ハ古來讒人ニ比ス

詩青蠅云營々青蠅止于棘ト云ヘルモ讒人多ヲ云

也褚遂良新唐書列傳三十褚遂良錢塘人也

貞觀中為起居郎遷諫議大夫俄授太子賓客進

黃門侍郎參綜朝政高祖即位封河南郡公帝將

立武昭儀遂良極諫致笏殿間曰還陛下此笏焉

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

紫皇案前五色麟忽然掣斷黃金鎖五湖大浪如銀

山滿船載酒搥鼓過賀老成異物顛狂誰敢和寧知

江邊墳白溺水葬于不是猶醉卧

紫皇天帝ヲ云也天ニ紫微垣アリ帝坐其中ニアリ

故ニ紫皇ト稱ス此二句李白カ前生ヲ想像テ云

太白力豪放尋常人物二非又定于是上天紫皇案
 前二條并置レ五色ノ麒麟忽然トシテ繫キタル
 黃金ノ鎖ヲ掣斷シ人間ニ來テ游タルナルヘシト也
 案前本集作殿前五湖羣書拾唾云太湖一名震澤
 澤一名笠澤一名具區謝陽湖一作射陽五庭湖
 又名青州又名雲陽丹陽湖官亭湖一名彭蠡澤
 今鄱陽湖五湖之名不一周禮揚州其浸五湖按
 張勃吳錄曰五湖者大湖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里
 三萬六千頃故以五湖名之此說良是揚外菴文
 集七十六云五湖之說有二周禮揚州其浸五湖
 范蠡云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史河渠
 書曰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貨殖傳曰夫吳有三
 江五湖之利太史公自叙曰登姑蘇望五湖此五
 湖者即具區也其派有五故曰五湖一名震澤一
 名笠澤張勃吳錄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
 行五百里三萬六千頃故以五湖名義與記太湖射
 湖貴湖陽湖洮湖為五湖鄴道元水經謂長塘湖
 射貴湖上湖瀟湖為五湖張守節史記正義云交

湖游湖漢湖胥湖皆太湖東岸五灣為五湖虞翻
 云太湖有五道東通長洲松江南通嘉興匪溪西
 通宜興荆溪北通晉陵瀟湖西南通嘉興匪溪陸
 魯望云太湖上稟咸池之氣一水而五名大同小
 異皆禹貢之所謂震澤也王勃文襟三江而帶五
 湖則總言南方之湖洞庭一也青州二也鄱陽三
 也彭蠡一名官漚湖四也太湖五也吳越春秋五
 湖貢湖游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也韋昭曰胥湖
 蠡湖洮湖瀟湖就太湖而五虞翻曰太湖水通五道
 謂之五湖陸龜蒙曰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
 一水五名又揚全五湖賦止為太湖而作周禮揚
 州之浸曰五湖如銀山大浪高夕揚テ白キコト銀
 ヲ山トスルカ如キ也滿船一李白五湖ノ風浪ニ乘
 テテ船ヲ泛ヘ船中酒ヲ載テ鼓ヲ搥チ樂ヲナシテ
 經過スル也此レ白カ牛渚磯ヲ度ルコトヲ云賀老
 賀知章也成異物死シテ鬼トナル故ニ異物トナルト
 云顛狂醉態放誕ナルコト風顛狂ノ如クナルヲ云
 誰敢和賀知章存生ノ時八腰ニ帶タル金龜ヲ以テ

示文苑集註

卷之十一

十五

酒ニ換テ權ヲ盡シタレハ賀老死シテ後ハ太白力
 氣象ト相違者ナクテ敢テ和スル人ナキ也寧知
 江一此結句ハ太白捉月水ニ溺レ死ト云説ニ據テ
 作ル也言ハ太白ハ水ニ溺テ死シタリトテ江邊ニ
 墳アレハ寧口知シヤ李白醉テ水ニ入り其マ、水
 底ニ醉ヒ卧テ今ニ到ルテ猶不醒シテ不出來ニ
 テハアルニシキヤト也注白溺水此事新唐書白
 傳不載才子傳云白晚節好黃老度牛渚磯乘酒
 捉月沈水中

蜀道難

論蜀道之險阻艱難托興譏

世道之危險人心之嶮巇也
 本集三載之士贊曰按王僧虔技録相和歌瑟調
 三十八曲內有蜀道難因知亦古樂府名也本集
 園外注云士贊箋事已有容曰洪駒父詩話云新
 唐書嚴武傳曰武在蜀放肆房瑄以故宰相為部
 內刺史武踞慢不為禮最厚杜甫然欲殺甫數矣
 李白作蜀道難乃為房與杜危之也新唐書據范
 攄雲溪友議言高之取按唐書據言載李白始自西

蜀至京道未甚振因以所業贊謁賀知章知章覽
 蜀道難一篇曰子謫仙人也按白本傳天寶初因
 吳筠被召亦至長安時往見賀知章則與嚴武帥
 蜀歲月懸遠嘗見李集一本於蜀道難題下注調
 章仇兼瓊也考其年月近之矣謂危房杜者非也
 新唐書第弗深考耳沈存中筆談云前史稱嚴武
 為劍南節度不法李白為作蜀道難按孟榮所記
 白初至京師賀知章聞名首誦之白出蜀道難時
 乃天寶初也嚴武為劍南乃在至德以後肅宗時
 年代甚遠蓋小說所記率多舛訛今子以何説為
 是乎予曰以臆斷之其説皆非也史不足徵小說
 傳記反足信乎所謂嘗見李集一本於蜀道難下
 注調章仇兼瓊者山谷黃魯直嘗於宜州用三錢
 買雞毛筆為周惟深作州書蜀道難亦於題下注
 云調章仇兼瓊也然天寶初天下又安四郊無警
 劍閣乃長安入蜀之道太白非狂者乃拳然欲
 其嚴劍閣之守不知將何所拒乎以此知其不為
 章仇兼瓊也當以全篇詩意與唐史參考之是蓋

太白初聞祿山亂華天子幸蜀時作也若曰為房
 瑄杜甫章兼瓊而作何至始引蠶叢開國終言劍
 閣之險復及所守匪親化為豺狼等語哉引喻非
 倫以是知其不為章與房杜也按唐史哥舒翰兵
 敗潼關不守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當時臣庶皆
 非之馬嵬父老遞道諫曰宮闕陛下家居陵寢陛
 下墳墓今舍此欲何之又告太子曰若殿下與至
 尊皆入蜀中原百姓何為主建寧王倓亦曰今殿
 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
 手授賊既上至扶風士卒潛懷去就往往流言不
 遜比至城都從官及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太
 白此時蓋亦深知幸蜀之非計欲言則不在其位
 不言則愛君憂國之情不能自已故作是詩以達
 意也明唐汝詢唐詩解十二云按天寶十五載祿
 山陷潼關玄宗懼用楊國忠計幸蜀太白聞而憂
 之故作是詩首稱蜀道之難非天子所宜幸次述
 中途之險為已所深憂末言蜀中險惡非王者所
 宜居蓋欲乘輿速返耳此一篇或八杜甫力為二不

云七或八章仇力為二不ト云說アレトモ取二不足ト
 ト士贊力所辨ノ如レ唐汝詢力解モ士贊力所見
 ノ如ナルトキハ此詩玄宗蜀ニ幸セラル、ヲ非計ナ
 リト危ニ懼テ作ルノ詩トナシテ可見

李太白

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

鳥開國何茫然蜀王蠶叢祠今呼為青衣神在聖壽

寺蠶叢氏教人養蠶蜀後為魚鳥氏

噫吁戲驚異スルノ辭也蜀ノ方語也宋祁筆記

云蜀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嘻噫李太白作蜀道難因

用之歎異レテ曰危力ナ高力ナ蜀道險難ニシテ

難行コト青天ニ上ルヨリモ難キト也上青天劉

向說苑云枚乘諫吳王曰必若所欲為危如累卵

難於上天蠶叢一上古ノ蠶叢及ヒ魚鳥國ヲコ

二開ケルコト何ソ茫然トシテ荒僻ナルヤ揚雄蜀

王本紀云蜀王之先名蚕叢柏灌魚鳥蒲澤開明

是時人民椎髻喙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
 上到蚕叢積三萬四千歲成都記云蚕叢之子有
 栢灌栢灌之後有魚鳧皆蚕叢之子魚鳧治導江
 縣嘗獵湔山得道乘虎而去杜宇遂繼魚鳧秦惠
 王討滅蜀王封公子通為蜀侯惠王二十七年使
 張儀築都城後置蜀郡以李冰為守冰穿兩江為
 久開田百姓享其利蜀人始通中國

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烟西當太白有鳥

道西方正當太白星今可以橫絕峨眉巔地崩山摧

野有鳥道至狹至高昔蜀中無路入秦秦惠王聞蜀有五丁力士

壯士死乃以鐵作牛詐稱其牛糞金蜀侯使五丁壯

士開山作路取年然後天梯石棧相勾連

五丁死蜀為秦所滅然後天梯石棧相勾連

史記蘇秦傳秦四塞之國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
 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李白言口八蜀八編僻
 ノ小國ニテ地ノ一隅ニアリ自古聲教ノ不及所ニ
 テ秦ノ近キト云ヘ凡不相通中國帝王ノ都トナス
 へキ所ニ非スト云ヘ也西當一太白ハ山ノ名
 星ノ分野ト云非也本注二太白山在洋州真符縣
 西百五十里山面頽鳳翔府山背屬真符大明一
 統志鳳翔府太白山在郿縣東南四十里有鳥道
 至高至險ニテ鳥ナラテハ往來シガタキ路ヲ鳥道
 云南中志交趾郡治龍編自興古鳥道四百里可
 以橫絕山巔ヲヨコギレト飛ヒカケリテ稍々度ル
 ト云義也橫絕二字出史記高祖歌曰羽翼已就
 橫絕四海峨嵋本注圖經云大峨眉山峨眉縣南百
 里兩山相對如蛾眉記云其山周匝千里有石龕
 百一十二大洞十二小洞二十八南北有臺言只
 五丁未夕道ヲ不開以前ハ惟長安ノ西太白山
 二當テ僅ニ鳥ノ往來スル通路アリテ峨嵋ノ
 巔ヲ橫絶ス人跡ノ往來ハ曾テナラヌ所トナリ

地崩山一華陽國志蜀志云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秦惠王作石牛五頭朝馮金其後曰牛便金蜀人悅之使使請石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還之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攬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批蛇山崩時壓殺五人及秦五女并將從而山分為五嶺今其山或名五丁冢天梯石棧蜀人棧道云是也天梯ハ急ニ登ルコト天ニ登ル如ナルニ因テ云也石棧ハ片崖ナル處ニカケツクリニ閣道ヲ作テ人ヲ通スル也鈞連クサリ連テ長ク相續ヲ云梁州圖經云棧道連空極天下之至險興利州至三泉縣橋閣共一萬九千三百八十間護險編欄共四萬七千一百三十四間郡國志褒城縣北口曰斜南口曰褒長四百七十里同為一谷兩谷高峻褒水所流昔張良送高皇帝至褒中說燒棧道即此地言口ハ五丁既二道ヲ開クノ後梯棧相連テ行路ヲ通スレト玄宗幸ノ後賦若此棧道ヲ燒カハ

如何ントモレ難
カラント云意也

上有橫河斷海之浮雲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黃鶴之飛尚不能過猿猴欲度愁攀援孫奴青泥何盤反百步九折滌岩巒門參歷井仰脅息門以手拊膺音

坐長歎

他干

上有橫河斷海之浮雲本集作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蜀ニハ海ナシ本集ニ從テ說ヘシ蜀道ノ險仰キ瞻レハ上ニハ六龍日ヲノセテ往回シ道ヲ取ル高標ノ巔アリ下ニハ崖ヲ衝キ石ニ激シテ流水逆折盤回シテスサマシキ川アルト也本集注春秋命曆序曰皇伯登出扶桑日之陽駕六龍以下上蜀都賦羲和假道於峻坂陽鳥回翼乎高標圖經高標山一名高望乃嘉定府之主山巋然高峙萬象

在前黃鶴一黃鶴ハ飛フコトノ高キ者也猿猱ハ攀ルコトノ捷者也惟山高ク道險シキコト絶ダシキ故ニ鶴モ飛ヒ過ルコトヲ不得猿モ攀ワタルコト不得シテ愁ルト也猿猱爾雅猿猱善攀援郭璞注使攀援青泥輿地廣記云青泥嶺在沔州長舉縣西北五十里懸崖萬仞上多雲雨行者多逢泥淖青泥ノ嶺上ハ蜀ノ路也言曰青泥ノ路何ソ盤トメクルコトノ甚シキヤ百歩ノ中ニ八九折テ巖巖ヲ縈リ登ルト也捫參歷井參井ハ二星ノ名也其氏星經云參十星玉井四星在參左足下捫楚辭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倏忽而捫天注捫摸也地理志禹貢梁州之域秦地鶉首之次天官東井與鬼之分野入參一度古蜀國也晉息漢書酷吏傳嚴延年傳豪彊脅息師古曰脅斂也履氣而息也參ト井トハ蜀ノ分野也蜀道ノ險絶天ニ逼テ星宿ニ近シ故ニ上ニ參井ヲ捫リ歷テ登ルニ行ナヤミテ進ミ不得仰テ氣ヲ屏テ息シ膺ヲ拊テ坐シテ嘆息スルノ也

問君西遊何當還畏途巖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呼雌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

問君士贇曰君字非泛然而言猶杜子美北征詩恐君有遺失及君誠中興主之義所謂君明皇也西遊ハ幸蜀アルヲ云今西ノ方蜀郡ニ幸キアリテ何ノ時カ還リ玉ハンヤ畏途ハ險絶ヲソロシキ道途巖巖ハサガシキ巖攀チ躋リガタカラント也悲鳥帝聲ノ悲シキ鳥也號ハ啼也呼雌本集作從雌雄鳥其雌ヲ呼テ林間ヲ飛メクリ啼ク山中所聞サビシキ者也李白言口ハ玄宗既ニ蜀ニ幸ナツテ何ノ時カ又長安ニ還リテ天下ノ主トナリ玉ハンヤ蜀ノ道路ハ畏ロシキ途サガシキ岩ナレハ忠義ノ士幸ニ從ント欲スル者アリトモ攀附スルコトナリ難カルヘシ兵衛ノ人少ニシテ道

中サビシク只悲鳥ノ聲古木ニ聞ヘ山鳥雌雄林ヲ
 繞テ飛ブラ見玉ハント云意也又聞一子規ハ杜
 宇ト云又杜鵑ト云蜀ノ鳥也故ニ云フ或トキハ又
 子規ノ夜月ニ啼テ聲空山ニ響キ愁ハシキヲ聞
 玉ハント也華陽國志云蜀魚鳧後有王曰杜宇教
 民務農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會有水災
 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遂
 禪位於開明帝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鵲鳥鳴
 故蜀人悲子鵲鳥鳴也蜀道一又中言フハ蜀道
 ノ險ナルコト一言ニシテ尚不足故ニ再ヒ言フ也
 使人一入ハ太白自ラ言フ也太白玄宗ノ西ニ幸キ
 アルコトノ非計ナルヲ思ヘ臣所訃ナシ惟自心ニ
 感傷シテ顔色ニ形ル故ニ凋朱顏ト云王康琚
 詩凝霜凋朱顏

連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

喧音砢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嗟爾遠

道之人胡為乎來哉劍閣崢嶸而崔嵬

王耕反

回反鬼

一夫當關萬夫莫開

左太仲蜀都賦緣以劍閣阻以石門一夫守隘

萬夫莫當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

連峯連綿相疊ル峯也謝靈運詩連峯競千仞不
 盈尺峯高シテ天ニ逼リ其間一尺ニモ不足ト也甚
 夕高ヲ云也謝惠連雪賦盈尺呈瑞於豐年枯松一
 枯タル松枝幹下リ垂レテ倒ニ掛リ絶壁ノ截リ夕
 テタル崖ニ倚ル也絶壁ハ壁ノ如ク屹立タル崖ヲ云
 飛湍飛流ノ湍水也字彙激湍急瀨瀑流俗ニ云
 瀧也孔靈符會稽記懸雷千仞謂之瀑布飛流灑
 散冬夏不竭喧砢木華海賦磊砢而相砢注砢
 擊也水勢激シテ喧ク相砢テ流ル也砢崖郭璞江
 賦砢崖鼓作注砢水擊岩之聲激水崖ヲ擊テ聲
 アル也轉石急流ノ勢盛ニテ石ヲ轉シ流スナリ
 萬壑雷水聲萬壑ニ震ヒ響テ雷ノ霹靂スル如ク

也。上林賦。礪石相擊。礪礪。若雷霆之聲。其險也。蜀道ノ險難ナルコト如此。嗟爾遠道ノ人危ヲ侵シ峻ヲ歷テ胡為乎此。蜀道ニ來レルヤト也。本集士贊曰。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者以喻疏遠之臣。若白者雖欲從君。於難胡為而來。輔按。此說未穩。胡為乎來哉。ト云。語意ヲ按スルニイカニ。ツヤ此ニハ來リタルト云義也。家語四。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胡為來哉。ト云。辭ト同意也。ナンゾ此ニ來ルコトアランヤト云意ニ非ス。愚謂。上ノ文備ニ蜀道ノ險難ナル狀ヲ言フ。因テ嗟嘆ニ深ク西幸ノ過計ナルコトヲ愁テ首トシテ謀ヲナセシ揚國忠カ輩ヲ答メテ言フ。遠道ノ人胡為乎過計ヲナシテ此蜀道ニハ來レルヤト也。且ツ下ヲ起シテ蜀人羌夷ノ性。虎暴ナルカ如クニテ王者ノタノミオハスベキ所ニ非ルコトヲ云也。此句ハ承上。起下トナシテ看ヘシ。遠道ノ人ハ直ニハ蜀人ヲ指テ云ヘシ。踈遠ノ臣ヲ指スニ非ス。劔閣ハ蜀道絶險ノ處也。酈道元水經注。小劔去大劔三千里。

連山絶險。飛閣相連。故謂之劔閣。崢嶸高峻。岷谷巖岨。夔龍下峙。而無地注。崢嶸高峻。夔龍爾雅。石戴土。謂之崔嵬。字彙。崔嵬高峻貌。一夫蜀都要害ノ地。一夫險隘ニ據テ關ヲ守レハ一萬ノ軍士ヲ以テ攻レ能ク破リ開クコトナキトナリ。左太冲傳前ニ見ヘタリ。蜀都賦。文選卷四。載世。所守。劔閣ヲ守ル者心腹ノ人ナレハ關門堅牢ニシテ身カタノ衛トナル若シ守ル者其人ニ非ス。シテ險ニ據テ謀反スルトキハ身カタノ固メ却テ敵ノ要害トナリ。豺狼ト化シテ忽我ヲ害ス。大事ノ關門也。張孟陽劔閣銘云。巖巖。梁山積石。峩以遠屬。荆衡近綴。岷嶺南通。巾斐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劔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濇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趨。起形勝之地。匪親勿居。四句言口ハ玄宗蜀ニ幸シテハ劔閣ノ險ヲ固トシ敵若シ來ラハ拒キ守ルニヨカラ

ント云ヲ以テ也。劍閣ノ固又險ナルコトハ則險ナリ。只守ル人忠義ノ士ニ非レハ豺狼トナツテ反噬ノ變起リ易シ。身カタノ中竊ニ不臣ノ心アル者アラサルコトヲ得ンヤ。此レ最モ可虞ノ愁ナルト云意ヲ云ヘリ。

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粗切殺人如麻錦城

雖云樂成都記府城呼為錦官城不如早還家蜀道

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唐書房瑄杜甫仕於蜀時嚴

武為帥屢欲殺之李太白作此篇為旁與杜危之也

朝避一猛虎長蛇八皆羌夷ノ心ニ比シテ云蜀道ノ險ナルノミニ非ス蜀中ニ所有皆人ヲ害スルノ禽獸也故ニ朝ニハ猛虎ノ害ヲ避ケ夕ニハ長蛇ノ毒ヲ避ケテ雜リ居カタト也朝ニ專ラ虎ヲ避ケ暮ニハ妨ナキト云ニ非ス朝暮ニ虎蛇ノ害ヲ避ルノ意也此レ互文ノ法也陸機詩猛虎憑林嘯謝玄暉詩長蛇固能剪

磨牙揚雄長楊賦曰齧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

如麻史記天官書秦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夷死人如亂麻虎蛇ノ害ヲナスコト牙ヲ磨キ血

ヲ吃テ人ヲ殺シ麻ヲ亂シタル如クニ骸骨相仍テ多キ也錦城蜀ノ成都ノ府城ヲ錦城ト云江山

ノ景明カ麗ク萬象錯雜シテ錦文ノ如クナルニ因テ也不如一古詩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士

贊曰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者語意蓋自楚辭招魂中來李白意ヲク蜀ハ羌夷ノ國人ノ心虎蛇ノ

如クニテ共ニ居カタク恐クハ變ヲ生シ易カラシコトヲ錦城云ニ樂ト云比早ク中國ニ還リ玉ハンニハ不

知ト云意也蜀道側身文選四愁詩側身北望淚沾巾咨嗟歎息スル也鮑照詩絃絕空咨嗟結

句ニ又蜀道ノ難ヲ云ハ再ヒ言テ猶不足故ニ三々ヒ言テ君ヲ思フノ懷ヲ伸フ蜀道難ノ詩房瑄杜甫

カ為ニ作ルト云ハ唐書嚴武力傳ニ據ルノ說也士贊其謬ヲ辨スルコト題注ニ詳也明唐汝詢曰是篇

三稱蜀道之難慨歎彌切雖三閣繫心懷王亦不

過此青蓮可不為忠乎然世稱老杜一飯不忘君而不不及李者正以其詩托興高遠非俗輩所能窺今余闢其奧旨不惟辭義粲然即孤忠憤激之意度可暴揚天地間矣今述者有知亦千秋一快哉

廬山高

贈劉中允以廬山高名篇蓋以廬山比中允之高節

歐陽文集五載之皇祐三年作也起句一字取廬山在府北二十里古名南障世傳周武王時匡裕兄弟七人結廬隱居於此故名其山疊嶂九層崇巖萬仞周五百餘里實南方巨鎮也藝文類聚卷七曰廬山者江陽之名嶽其大形也背岷流面彭蠡蟠根所據亘九百里重嶺栞嶂仰插雲日俯瞰川湖之流焉陳仁錫潛確類書二十一江西九江府云廬山在府城南山之陰也古名南鄣山高二千三百六十丈周二百五十里其山九層川亦九派山海經所謂三天子鄣亦曰三天子都也一名匡廬山亦曰康廬又為匡山又曰匡阜道

書第三十六福地天將雨則有白氣先搏而纓絡于山嶺下俗謂之山帶及至觸石吐雲則條忽而集或大風振岩逸響動谷羣籟競奏其聲駭人寰宇記匡裕兄弟七人皆有道術結廬于此仙去宮廬尚在故曰廬山山有三宮上官居岩表人不與飲次宮隔一谷有界城悉是平石兩邊有一圓峯呼為左右帳立羣石如駢馬之形下宮在彭蠡湖際其山有紫芝田四十畝常有二仙童採芝山有上霄峯雙劍峯雞公山圭壁峯錦繡峯蓮華峯佛手岩香爐峯大林峯擲筆峯紫霄峯石門諸勝而五老峯為最高又有蓮華洞繡經臺聖燈崖虎溪天池康王谷栖賢谷文殊臺清源池金井玉淵無不極其高深幽怪而瀑布尤甲天下至如石雁之翔舞寶樹之扶疎乃其小者矣伏滔謂為江陽之名岳梁元帝謂為南國之德鎮湛方生以為神明之區域云

劉中允

萬姓

統譜劉渙字凝之高

安人志尚高潔精詳史學天聖中進士仕為潁上令以剛直不能事上官棄去家于廬山歐陽修高其節作廬山高詩以羨之自號西澗居士○詩林廣記後集卷一載此詩題作廬山高贈同年劉凝之歸南康注劉渙字凝之負氣節不屈于時下居廬山落星渚歐公作此贈之

歐陽永叔

廬山高哉幾千仞兮根盤幾百里截然屹立乎長江

長江西來走其下是為揚瀾左里兮洪濤巨浪日夕

相舂撞

廬山一廬山ハサテモ高キコトカナ幾ク千仞アルヤラン窺ヒ知カタキ也仞字彙孔安國云八尺曰仞王肅依爾雅云四尺曰仞鄭又云七尺曰仞禮祭義築宮仞有三尺根盤山ノ根ヲキラユ也山

ノ根サレテ盤踞スルコト其廣大幾ハク百里アルヤラン測リ知ラレザルト也截然字彙截與巖同巖音截巖薛山高峻貌屹立屹魚乞切屹崒山貌高クサカシフシテ長江ノ涯ニ秀テ立タルト云義也長江西一長江ノ流レ廬山ノ下ヲ循テ走リ流ル也明吳棫武夷游記云水與山相映發者武夷匡廬耳匡廬水在山外武夷水在山中匡廬雖峙江湖浩蕩間終是主客相偶武夷則清溪九曲流出其中是為揚瀾左里未詳也舊說傳燈錄二十六道堅禪師章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揚瀾左里無風浪起抄云在江西廬山之下鄱陽湖中二處各其處風波至多也輔近口偶翰墨大全卷首ノ地圖ヲ檢スルニ揚瀾左蠡ニ作ル又大全ニ圖經ヲ引テ云左挾彭蠡右傍通川コレニ由テ觀レハ廬山ハ德化縣ニアリ彭蠡湖ハ德化縣ノ東ニアリ左蠡ハ山左ノ彭蠡湖ト云義ナランカ長江西ヨリ來テ廬山ノ下ヲ走リ東ニ流ル是ヲ瀾ヲ揚ル山左ノ彭蠡湖ト為ト云トキハ文義モ通スルニ似タリ不知果シテ如

此ナランヤ否臆説ト云ヘトモ姑ク附シテ以地理ニ精
シキ人ノ正シコトヲ誤ツ洪濤郭景純江賦鼓洪濤
於赤岸注洪大也濤波也巨浪唐凌敬詩懸崖激
巨浪脆葉殞驚飛春撞春ハウスツク也擣米也盤
澗ノ水ハ米ヲ擣ク曰中ノ如シ故ニ水勢ウツマキ
湧ヲ春ト云撞ハ擊也突也水勢岸ヲ撞テ激スル
也

雲消風止水鏡淨泊舟登岸而遠望兮上摩青霄之

掩靄於下壓后土之鴻龐莫江

此四句天晴レ湖静ナル景ヲ云雲モ消シ風モ止テ湖
上無波トキハ水面鏡ノ如ク淨シテ一碧萬頃也此
時舟中ニ泊リ或ハ岸上ニ登テ遠ク廬山ノ体勢ヲ
望メハ上ハ青々タル高霄ノ掩靄ヲ摩挲シテ山
頂高ク聳ル也掩靄韻會掩鄔感切不明也廣韻
掩藹暗也冥也○班固終南山賦曖曖掩靄若鬼
若神后土天地ヲ崇テ皇天后土ト云フ左傳倍公

十五年晋大夫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鴻龐
鴻龐大也龐注莫江反字彙高屋廬山ノ勢下土ノ大
ナル高屋ヲ壓シヒシグ如クナルト也上ヲ凌キ下
ヲ壓シ極テ高大ナルヲ云

試往造乎其間兮攀緣石磴窺空豁呼江千巖萬壑

響松檜懸崖巨石飛流淙水聲聒亂入耳六月飛

雪灑石砮江

試往岸上ヨリ望テ上ニ青霄ヲ摩シ下后土ヲ
壓スヲ見テ近ツキヨツテ登リ見ハヤト思ヒ試ニ
往テ山ノ間ニ遊リ石ノ磴ヲ攀チ縁テ上ニ登リ空
杳カニシテ山ノ深キ處ヲ窺ヒ臨ム也攀緣ハ攀援ト
同シ木ノ根蔦カヅラナトニ執リツヒテ山ニ登ルヲ
云石磴磴小坂又登陟之道急ナル坂ヲ石ヲタハ
三テガシキトシテ人ヲ上スキザハレ也豁注呼江
反山深貌相如賦深山空豁千岩上上ヨリ窺ヒ

見レハ千萬重ノ巖壑ニハ松檜アツマリ茂リテ風
 聲ヲ振ヒ遠ク響ク也懸崖峭壁ニ截リタテタル崖
 フ云巨ハ大也淙流水有聲也懸絶ニテサガレキ
 崖下ニ大石ニ激シテ流レル水ハ淙ト聲アツテ飛
 奔スル也其水ノ聲聒トカヒスレフシテ人ノ耳
 フ驚シ亂ス也聒ト説文謹語也廣韻聲擾也六月
 飛一其石ニ激シテ飛奔スルハ沫ヲ噴キ玉ヲ碎ク
 看之ハ六月ノ盛暑ニ當テ雪亂レ飛テ石瓦ニ散シ
 灑クカト息ハルト也瓦ハ石橋也柱ヲ立タル橋ニ
 非ス石ヲ聚テ入ノ跳リ踰ルホトノ橋トナシタル云
 仙翁釋子亦往々而逢兮吾嘗惡其學幻而言唯
 但見丹霞翠壁遠近映樓閣晨鐘暮鼓香靄羅幡幢
 幽花野草不知其名兮風吹霧濕香澗谷時有白鶴
 飛來雙幽尋遠去不可極便欲絕世遺紛厖

仙翁道家ノ術士ヲ指テ云廬山ハ三十六福地ノ一也
 故ニ道流ノ宮觀多ク在焉釋子ハ僧徒ヲ指テ云
 也廬山ノ中術士僧徒ノ居所多クシテ往々ニ其輩
 ニ逢ヘトモ吾ハ嘗ヨリ彼レカ學ノ虛幻ニシテ實ナラ
 ス言ノ怪唯ニテ純ナラサルヲ惡ミ嫌フテ慕ヒ希
 コトナキト也唯字彙語雜亂也四方之民雜處則
 其言唯々雜異但見道釋虛妄ノ道ハ所好ニ非ス
 但其堂宇山ニ倚テ趣ヲナス勝絶ノ景致ヲ見テ歡
 フト也丹霞霞ノ日ニ映シテ紅ニ見ユル也翠壁崖
 壁ニ苔蘚生シテ翠色ナルヲ云壁崖ノ峭ナル也字
 彙臨危謂之壁映樓閣道釋ノ樓閣也山ノ間遠近
 相錯テ映對スル也晨鐘暮鼓樓閣ニ鳴ス所晨鐘
 暮ノ鼓互ニ聞ヘテ聲不斷也香靄山氣ヲ云コメテ
 フホロトスル間ヲ云幡幢共ハ夕也幡字彙字
 艱切旂也幢旌旂之類方言幢弱也楚曰幃關東
 西曰幢釋名幢容也施之車蓋童々然以隱蔽形
 容也幽花野州山中ニ所生ノ幽花或ハ野州ノ
 類常ニハ見テ種ニテ曾テ其名ヲモ不知ト也

風吹一異花藥州ヲ見テ名ハ知ラ子トモ風ニ吹
 カレ霧氣ニ濕フテ異芳ヲ轉シ傳テ澗谷ニ香ニ
 キ也時_レ有白_一或ハ時ニ白鶴ノ飛來テ雙ヒ舞
 ヲ見ル也幽_一尋_一幽趣ヲ尋テ遠ク行キ去レ
 千巖萬嶺幾バク重疊シテ竟ニ盡シ極メラレヌト
 也不可ハ禁止ノ辭ニ非ス便_一欲_一一旦ニ行遊シ盡
 スヘキ處ニ非ス便チ人世ヲ斷絶シ紛華厯雜ノ事
 ヲ遺棄シテ此ニ適シコトヲ欲シ願フト也厯_一雜_一也

羨君買田築室老其下挿秧盈疇分釀酒盈缸反胡江

欲令浮嵐曉翠千萬狀坐卧常對子軒窻君懷磊砢

有至寶可反世俗不辨珉與珣江音

羨君劉中允ヲ指シテ云老其下老ハ衰老ノ
 老ニ非ス歸老ノ老也左傳隱公ノ使營菟裘吾
 將老焉ト云ヘル老字ト同隱居シテ事ニ與カ
 ラザルヲ老スト云其下ハ廬山勝景ノ地ヲ指

テ云也挿秧早苗ヲ種ル也挿ハ泥中ニサシハサム也
 秧ハ禾苗也疇ウ子也說文耕治之田也韓退之
 玉弘中銘風雨順易杭稻盈疇釀酒酒ヲ造ル也
 缸字彙甕缸モタイ也欲令一浮嵐山氣也浮散
 シテムラガル山谷ノ氣也曉翠曉ハ不明也鬱ト
 シゲリタル草樹ノ翠色也言ハ田ヲ買ヒ室ヲ築
 テ此ニ居ラトラルハ山中ノ嵐翠千萬狀ノ景ヲ
 坐卧常ニ軒窻ニ對セシメテ觀テ之心目ヲ喜バシメ
 ント欲セル故ナラント也君懷磊砢衆石ノ
 貌石ノグハラトト衆ク聚ルヲ云君ノ懷抱曠闊
 ニテ中ニハ衆石ノ聚ル貌ノ如クシハラトト多クノ
 至寶ヲ蓄ヘタルト也至寶六懷抱ニ積ム所ノ道
 徳ヲ指テ云論語子罕篇子貢曰有羨玉於斯韞
 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ト云意ト同世俗一
 珉說文石之羨者徐按禮君子貴玉而賤珉珉似
 玉而非也珣音公玉名言口ハ劉中允ハ内至寶
 ヲ抱テ眞ノ君子也山ニ隱レテ名ヲ求メ祿ヲ釣
 ル徒ノ君子ニ似テ實ハ非ナルカ如キニハ非ス

世俗ハ珉ト玳トノ眞偽ヲ不辨一様ノ看ヲ作セ
トモ我ハ實ニ知テ欽慕スルト云意也

策名爲吏二十載青衫白首困一邦謂世俗不識劉中允之為人

寵榮聲利不可苟屈兮自非青雲白石有深趣謂

允有隱君子之節操其意元碑何由降忽反 胡江反 即

策名也杜預注名書於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則

不可以貳名ヲ官人ノ策中ニ書シテ臣ノ員ニ具ル

ヲ云二十載ノ間青衫ヲ著ク白首ニ及テ一邦ノ

吏役ニ困テ仕ヘラレタル也仲允頼上ノ令トナリ

タルヲ云也〔寵榮〕中允下僚ニ居テ聲譽ヲ不

希遂ニ隱居スルコトヲ云也君ノ寵ヲ承ケ尊榮

誇リ名聲利益多キハ常人ノ慕フ所ナレトモ中

允ハコレヲ以テ苟モ屈セラルハ人ニ非ス青雲白

石ノ地塵外ノ深趣アル境ニ非ンハ中允力意元

碑トカケハナレ隔タリテ思ヒヨリモナカルヘシ

何ニ由テカ心ヲ降シテ聲利ニ縻レシヤト也元

碑韻會本作峽峽峽山崖貌氣象屹立山崖ノ元

碑タル如クニシテ心ヲ傾ケヨセサル也

丈夫壯節似君少嗟我欲說安得巨筆如長杠音江

也○按王直方詩話云郭功父一日過梅聖俞曰近

得承叔書方作廬山高詩送劉同年自以爲得意恨

未見此詩功父爲誦之聖俞擊節歎賞曰

使吾更作詩三十年亦不能道其中一句

丈夫註二卷離別詩ノ下ニ見タリ壯節物ニ撓サレ

又雄壯ノ節操也似君少世間ニ劉中允力如キ者ハ

有コト少ナルト也巨筆大筆也劉氏ノ徳ヲ説テ

書ニ筆セント思フ安ク大筆ノ長杠ホトナルヲ得

所アラン若其大筆ヲ得ハ正ニ劉氏ノ大徳ヲ説

得ヘレ尋常ノ筆ノ能書ス所ニハ非ルト云意也

巨筆如長杠晉ノ王詢カ故事ノ影ヲ用ラレタリ

晉王詢孝武時爲左僕射愛人與大筆如椽覺語

又曰當有大手筆事俄帝崩哀冊謚議皆詢草也
 園外注郭功父少キ時ヨリ喜テ歐陽公ノ詩ヲ
 誦セリ或時梅聖俞カ家ニ過リ訪タレハ聖俞功
 父ニ言テ曰近口歐陽永叔ヨリ書翰ヲ得タリ其
 書中ニ言ヒ來スハ廬山高ノ詩ヲ作テ劉同年ニ送
 我自ラオモフニモ得意ノ句ナリトヲモフアリ
 然ルニ未見其詩コレヲ恨トスト云郭功父我其
 詩ヲ記シ得タリトテ聖俞カ為ニ誦之ヲ聖俞聞
 了テ擊節歎賞シテ曰我レ詩ノ工夫ヲナシテ今
 ヨリ以テ往三十年ノカヲ積タリトモ此廬山高ノ
 中ノ一句ヲ作り得ルホトマデニハ得ナルトモ
 ト稱羨シタル也此詩詩林廣記後集卷一ニモ載
 タリ○宋葉夢德石林詩話卷中云前輩詩文各
 有平生自得意處不_レ過數篇然他人未必能盡知
 也毘陵正素處士張子厚善書余嘗於其家見歐
 陽文忠子斐以下烏絲欄絹一軸求子厚書文忠明
 妃曲兩篇廬山高一篇畧云先公平日未嘗矜大
 所為文一日被酒語斐曰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

為唯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太白不能為唯杜
 子美能之至于前篇則子美亦不能為唯吾能之
 也因欲別錄此三篇藏之以誌公意也○詩林廣
 記後集一廬山高詩尾載梅聖俞贈功父詩畧曰
 一誦廬山高萬景不得藏設今古畫師極意未能
 詳

古文真寶前集諺解大成卷之十一終

古今真寶前集 卷之十二 三十一

古文真寶前集諺解大成卷之十二

歌類

冰川詩式二云永言謂之歌有高下之節誦之使人興起宜通暢響亮○文心雕龍卷二明詩篇云大舜云詩言志歌咏言聖謀所旌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文體明辨云按歌謠者朝野咏歌之辭也○廣雅云聲比於琴瑟曰歌

大風歌 漢高祖有天下還沛致酒召故人父老子弟飲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

擊筑歌之

史記卷八高祖本紀及前漢本紀一載之史記云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蕪布走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自歌詩曰云云令

古今真寶前集 卷之十二 大風歌 乙

見皆和習之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沛父兄諸母故人日樂飲極驩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史記作置酒宴ヲ張リ設ル也酒酣史記注應劭曰不醒不醉曰酣一曰酣洽也大醉一曰不及酒力身ニ洽キホトニ飲タルヲ酣ト云擊筑史記注韋昭曰筑古樂有絃擊之不鼓正義曰音竹應劭云狀似瑟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故名曰筑顏師古曰今筑形似瑟而小細項

漢高祖

史記八高祖本紀云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媪其先劉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行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為泗水亭長秦二世元年為沛公三年懷王

遣沛公西畧地沛公攻武關破之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秦軍解大破之漢元年遂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遂西入咸陽與父老約法三章五年敗項羽垓下滅之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陽十三年四月崩長樂宮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

守四方

翰曰風自喻雲喻亂也言已平天下亂而歸故鄉故思賢才共守之
大風起高祖沛ノ豊邑ヨリ起テ三尺ノ劔ヲ提テ旗ヲ舉ゲ義兵ヲ起スニ比ス雲飛揚高祖兵ヲ揚テヨリ沛ノ令ヲ殺スヲ初トシテ向フ所ノ秦城悉ク敗リ降スコト雲ノ風ニ逐レテ飛揚スルニ比ス威加海内數年ノ間ニ秦ヲ誅シ楚ヲ滅シテ國ヲ漢ト號シ天下ノ諸侯ヲ賓服セシムルヲ云歸故郷功成リ名遂ケテ今又沛ノ故郷ニ歸リ父老ト懽ヲナスコトヲ云安得一永ク天下四方ヲ守

安泰ナラシメント也。注文選六臣注ノ翰力說也。○
 王世貞曰大風三言氣籠宇宙張千古帝王亦懺
 高帝哉朱晦菴論大風歌曰文中子曰大風安不
 忌危其霸心之存乎義哉乎其言之也漢之所以
 有天下而不能為三代之王其以是夫然自千載
 以來人主之詞亦未有若是其壯麗而奇偉者也
 嗚呼雄哉劉涇溪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古人以
 為伯心之存恐非也自漢滅楚後信越布及同時
 諸將誅死殆盡于是四顧寂寥有傷心者矣語雖
 壯而意悲自是亦道病矣或其悔心之萌乎劉涇
 溪力說自ラ有理

襄陽歌

本集七載之題注齊賢曰唐禮樂志襄陽歌宋隋
 王誕作士贊曰樂府正聲清高曲有襄陽樂宋隋
 王誕始為襄陽郡元嘉末仍為雍州夜聞諸女歌
 謠因為之詞焉古詞曰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
 大堤諸女兒花艷驚郎目○古文大全云襄陽歌

乃今之襄陽府也李太白之意在於酒則所見無
 非酒也

李太白

落日欲沒峴山西晉羊祜卒百姓於峴山建碑望其

倒着接離花下迷晉山簡每至高陽習家池飲輒大

池日夕倒載歸酪酏無所知時能騎馬往至高陽

倒着白接離舉鞭問葛強何如并州兒節也峴山八大明一統志襄陽府峴山在府城南

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哲登此者多矣皆湮滅無聞湛對曰公德冠四海聞望當與此山俱傳

羊祜晉書列傳四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世吏

二千石祜博學能屬文魏高貴卿公時公車徵拜中書侍郎武帝有滅吳之志以祜都督荆州諸軍

事出鎮南夏累進征南大將軍南城侯卒贈太傅
 祐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
 襄陽百姓於祐平生遊憇之所建碑立厲歲時享
 祀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荊州
 人為祐諱名云倒着倒ニカフリテ上ヲ下ヘナス也
 接羅世說六欄衫ナリト云士贊曰韻釋接羅白
 帽也接或作睫羅或作羅縠通作羅爾雅注睫羅
 江東取白頭翅背上長翰毛以為睫羅名之曰白
 鷺縷花下迷花アル樹ノ下ヲコカシコトサ
 ヲヒアリク也注晋山簡晋書列傳十三山簡字季
 倫司徒濤之子温雅有父風永嘉中為征南將軍
 鎮襄陽四方寇亂天下今崩朝野危懼簡優游卒
 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
 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
 曰云云倒載ウシロムキニ馬ニ騎ルヲ云酪酩ハ
 正躰モナキホド甚ク醉タル貌也無所知醉爛レ
 テ何事ヲモ不記也葛強ハ羨童ニテ山簡力愛
 兒也高陽池ニテ酒ヲ飲テ醉ヘハ即千馬ニ騎テ彼

葛強カ方ヘ遊ビニ行クニ因テ童兒トモ嘲テ云フ酒ニ
 サヘ醉ヘハ直ニ葛強ヲ問ヒ行ルガ并州ノ見ハ何
 如ガアルヤ曾テ目モカケズシテ只管ニ葛強ハカ
 リヲ寵愛セラルコトヨト云意也
 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鍍傍人借問笑何
 事笑殺山翁醉似泥鸚鵡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千
 日一日須傾三百杯

齊拍手衆兒齊ク一同ニ手ヲ拍テハヤス也攔ハ
 遮也街路ヲ遮テ口ニ争テ白銅鍍ノ曲ヲ唱
 ル也白銅鍍士贊曰樂府都邑二十四曲有白銅
 鍍歌亦曰襄陽白銅鍍反縛揚州兒義師興實以鐵
 童謠曰襄陽白銅鍍反縛揚州兒義師興實以鐵
 騎揚州士皆面縛如謠言及即位更造新聲帝自
 為三曲傍人傍ヨリ見ル人街上ノ小兒ドモ何事
 ヲ笑テ如此拍手ヲト問也借ハ付字也カリニ問試

ムルノ義也。笑殺南史垣崇祖傳云自可拍手笑殺殺ハ甚字ノ意也。笑フコト絶テ甚キ也。俗ニ死又ルホ呵シキト云義也。山翁山簡ヲ指ス。醉似泥後漢書六十九周澤傳澤為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常臥病齊宮其妻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齊禁遂收送詔獄謝罪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明陳繼儒群碎錄曰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塊泥故時人譏周澤曰一日不齋醉如泥小兒トモ答テ曰山翁カ酒ニ酔テ正体ナキコト泥ノ如ナルガアメリノオカシサニ拍手ハヤシテ笑フト云也以上ノ六句ハ山簡カ醉態ヲ言フ其意ハ山簡カ酒ヲ嗜テ平生酔タルコト如此甚シ今日吾カ輩モ亦如此ニ爛酔スヘキソト云意ニテ先ツ山簡カ醉狀ヲ具ニ云フ也。鸚鵡杓齊賢注鸚鵡水鳥也其頸長刻杓為之形。鸚鵡ハサギ也頸長シ其形ニ象テ杓ヲ作ル也。鸚鵡杯齊賢注山海經黃山有鳥其

形如鸚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鸚鵡鏤杯為之形今人以海螺如鸚鵡形作之亦曰鸚鵡杯並酒器名也杯ヲ鸚鵡鳥ノ形ノ如ク作ルト也。百年三一人ノ一生涯能ク壽クトモ百年ニ不過百年ノ日數又僅ニ三萬六千日也况ヤ百年ニハ盈子難キヲヤ是故ニ山簡平生酔テ如泥吾カ輩モ亦毎一日須ク三百盃ノ酒ヲ傾ケ飲テ常ニ酔ヘシト云意也。

遙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蒲萄初醱此江若變作春

酒壘麴便築糟丘臺。李白意在於酒則所見無非酒

丘白之胷襟亦大矣讀此可。漢水皆蒲萄壘麴築高臺皆糟

以恢拓世人卑汚局促之氣。漢水詩周南漢廣篇漢之廣矣不可泳朱注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鴨頭綠古文大全云水色如鴨頭之綠鴨ノ頭ハ羽毛深綠也漢水ノ色深綠鴨頭ニ似タルニ因テ鴨頭綠

十云鴨綠江ヲ云ニ非ス本集齊賢注高麗有鴨綠水唐志安東都護府故漢襄平城東南至平壤城八百里西南至都里海口六百里南至鴨綠江其水如鴨頭綠蒲萄漢書西域傳大宛國左右以蒲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醱醱宋何劭酒爾雅云醱重醞酒也醱未洩酒也醱ハ酒ヲ以テ再ヒ醱スル酒也醱ハ未洩酒也遙ニ漢水ヲ望ミ看レハ鴨頭ノ綠ノ如ク漫々ト漾フ恰蒲萄酒ヲ釀シテ初メテ熟シ未夕漉サルヲ見ニ似タルト也此江一因テ思フ此江水若變シテ春酒トナルナラハ麴ヲ用ルコト壘ノ如クナルヘシ既ニ漉シナバ糟ハ便チ丘臺ヲ築キタル如クナルヘシ本注齊賢曰毛詩為此春酒劉向新序曰紂為酒也足以運舟糟丘足以望十里士贊曰釋名糟酒滓也王充論衡紂釀酒積糟因為丘注李白ノ意常ニ酒ニ在リ故ニ物ニ觸レテ所見酒ノ看ヲ作サスト云コトナシ其漢水ハ皆蒲萄酒ト看作ニ壘麴高臺ヲ築カハ皆糟丘ナルヘシト云太白力曾

襟モ亦廣大也讀此此襄陽歌ヲ指ス恢拓字彙恢枯回切大之也拓他客切斤開也卑汚ヒキクイヤシキ也局促身ヲクメシハリテ不安貌ヲ云前漢書灌夫傳今日廷論局促效軛下駒注俛頭於車軛下隨母而已此太白力詩ヲ讀タラハ世人ノ心ヲ處スルコト卑汚局促ナル氣ヲ大ニシ開テ豁達ナラシメント也

金鞍駿馬換小妾笑坐金鞍歌落梅車傍倒掛一壺酒鳳笙龍管行相催咸陽市上嘆黃犬秦李斯臨刑嘆曰安得復牽黃犬遊東門逐狡兔乎何如月下傾金壘

金鞍駿馬本集作千金駿馬換小妾千金ノ價貴駿馬ヲモ牽キ出シテ小妾ニ換テナグサシトスル也李沈獨異志卷中云後魏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余有義妾可換唯君所選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異聞集云酒徒鮑

生多蓄聲妓外弟韋生好乘駿馬遊行四方各以
 所好相遇於山寺兩易所好乃以女妓善四絃者
 換紫叱發坐金鞍本集作坐彫鞍彫リ鏤タル鞍也
 歌落梅太白集二十五觀胡人吹笛詩注樂書古
 者羌笛有落梅花曲懽ヒ笑テ彫鞍ノ上ニ乗ナカ
 之落梅花ノ曲ヲ歌フト也車傍倒一車ニ乗テ行
 トキハ車ノ傍ニ倒ニ酒壺ヲ一箇掛テラキ行サキ
 ニテ酒ヲ飲ト也鳳笙潘安仁笙賦云管攢羅而
 表列音要妙而含清各守一以司應統大魁以為
 笙基黃鍾以舉韻望儀鳳以擢形說文曰笙十三
 簧象鳳之身列管以象鳳翼龍笛馬融笛賦曰近
 世雙笛從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
 已截竹吹之聲相似鳳翼ノ笙龍鳴ノ笛ヲ陳子
 テ行ク相催シ吹キ奏テ樂ヲナス也咸陽市上
 本集作市中嘆黃犬秦李斯為趙高所誣二世二
 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
 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
 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

族咸陽ノ市ニ出テ刑セラル、ニ臨テ黃犬ヲ牽テ
 兔ヲ逐シコトヲ嘆シテ哭センヨリハ早ク圖テ害
 ヲ避ケ明月ノ下ニ於テ金ヲ以テ飾レル壘ヲ傾
 ケ酒ヲ酌テ樂ヲナスニ如コトハナキト也金壘周
 南卷耳篇我姑酌彼金壘維以不永懷注壘酒器
 刻為雲雷之象以黃金飾之

君不見晉朝羊公一片石龜龍剥落生莓苔淚亦不
 能為之墮心亦不能為之哀

晉朝羊公晉羊祜也一片石峴山墮淚碑ヲ指テ
 云太平廣記一百九十八云梁庾信從南朝初至
 北方文士多輕之信將枯樹賦以示之於後無敢
 言者時温子昇作韓陵山寺碑信讀而寫其本南
 人問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韓陵山一片
 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自餘驢鳴狗
 吠聒耳而已龜龍剥落本集作龜頭碑ノ制八首ニ
 螭ヲ刻ミ跗ヲ龜形ニ作ル事文類聚前集卷六十

唐葬令五品以上螭首龜趺降五品為碣方趺圓首其高四尺晉ノ時羊祜カ碑モ此制ト同シキカ石ヲ以テ作レル龜ノ頭モイツトナク剥落シテ蕪苔厚ク生シタル也蕪モ亦コケ也淚亦一羊祜カ碑ハ望ム者コトニ淚ヲ墮シテ悲ムニ因テ墮淚ノ碑ト名ツケタレトモ今ハ苔ニ埋モレテ哀レム者ナシ見レ氏為ニ淚ヲ墮スコトモナキト也此レ死後ノ功名幾ホドカ久シキ所好ニハ非スト云意ヲ含メリ

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

晉嵇康醉

玉山之將頹

舒州杓力士鎗

李白與爾同死生襄王

雲雨今安在

宋玉高唐賦楚襄王夢巫山神女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暮陽臺之下

江水東流猿夜聲

太白寓言皆酒云功名富貴到頭如夢因物興懷何如對清風明月

飲酒自樂

清風一此二句歐陽公極テ稱之本集作朗月清

風ト明月トハ常ニ自占テ已カ有トス曾テ一錢ヲ出シテ買フコトヲタモ不用取レトモ禁スル者ナク賞スレトモ竭ル時ナシ此不盡ノ景ヲ樂テ友トナシ酒ヲ飲テ醉フトキハ頹乎トシテ玉山ノ崩ルカ如シ只自ラ倒レテ人ノ推ニモ非ス風月ノ間ニ醉ヒ卧スト也本集ノ注士贊曰世說劉君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宋謝諲不妄交接有時獨酌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玉山世說十三容止篇云嵇叔夜之為人也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頹○詩人玉屑十四載六一居士云落日欲沒峴山西倒著接籬花下迷襄陽小兒齊拍手大家齊唱白銅鍍此常言也至於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後見太白之橫放所以驚動千古者固不在此乎舒州杓本集注唐舒州同安郡舒州ヨリ

造り出ス杓ナルヘシカ士鑑字彙鑑音堂釜屬有耳足舊説ニカ士鑑ハ鑑ニカ士ヲ雕テ文トナスヲ云或ハ鼎足ノ如クニシテ其足ヲ刺テカ士ノ面形ニ作リタルヲ云按ニ字書ニ有耳足ト云トキハ鼎ノ類也後ノ説ヲ是トスヘシ李白此杓ト鑑トヲ相親テ友トシ一生ノ間分離セズ酒ヲ酌テ樂ナシ死テ後已ント云意也同死生トハ生ラハ共ニ存シ死セハ共ニ滅ント云義也注王襄王ノ事宋玉カ賦具ニ前ニ見タリ言ハ昔之襄王神女ニ遇テ雲雨ノ約ヲナセリ今安ンカ在ルヤ古人去テ迹ナシ只江水東ニ流テ哀猿夜叫聲アリ物ニ觸テ感テ興ニ易シ人生豈ニ酒ヲ飲テ自ラ樂マサランヤト也注寓言カリニ設ケナシテ言ヲヨセ虚大ノ事ヲ云フ也到頭トハ畢竟歸着ノ處ヲ云也

飲中八僊歌

本集一載之題注洙曰按唐史李白自知不為親近所容益驚放不修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璉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八仙修可曰蔡條云此歌重疊用韻古無其躰嘗質之叔父元度云此歌分八篇人人各異雖重押韻無害亦三百篇分章之意也劉須溪批云不倫不理各極其平生醉趣古無此躰無此妙謂為八仙甚稱又云八篇近之吾意復如題畫人目一二語集之成歌像其醉中出口而成更見佳趣第難為拘檢者道耳此歌八八人ノ醉態ヲ賦スル也每句韻ヲ押ス栢梁ノ躰也一篇ノ中同字ヲ押スルハ一人ヲ賦シテ一章トス八人ヲ合テ八章ヲ一篇トス此レ詩經三百篇ノ章ヲ分ツ意ト同シト云又一説ニ四章トナシテ看ル起句ヨリ下六句一章トシ左相日典ノ句ヨリ下六句ヲ第二章止蘇晉以下六句ヲ第三章トシ張旭ヨリ結句ニテノ六句ヲ第四章トス此説モ亦可也

杜子美

知章乘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阮咸醉騎馬歌
日箇老子騎馬如乘船行波浪中○王祥醉憑肩輿頭不舉歸其親戲之曰子眼花在井底身在水中睡亦不醒耶以此比知章醉

知章賀知章字季真也傳見第二卷此二句諸說紛々トシテ不著明批點云浙人不喜騎馬而喜乘船杜蓋嘲之古文大全云醉眼昏花若墜落于井中水底眠卧不知身世之所在此特形容其曠達之意唐詩解注云知章越人習于舟不喜騎故醉而墜井紀其實也謝注以為用阮王故事誤矣集注云似乘船此倒用文法謂知章能乘船安若騎馬也千家注師曰井者目井也醉人目井皆生花故眼花落井水底眠者謂醉卧舟中任其泛之所之豈非水底眠乎輔按集注ノ說鑿セリ此二句拘捉シテ說カタシ知章醉テ馬ニ騎リ酩酊シテ知ル所ナシ醉貌ヲラトト動搖シテ鞍上不穩

故船ニ乗テ浪ノ漾フニ任スカ如シ眼花昏矇シテ誤テ井ニ墜レモ不覺猶水中ニ眠テ不省ニ似タルト也此レ醉後酩酊ノ狀ヲ形容ニ極テ其曠放ヲ云也或說ニ知章力目才チクボニシテ井ノ深キカ如シクボキ目ニテ眠ルコト井ノ底ニテ眠ルニ似タルト云意ニテ水底眠ト云此說ノ如キハ是實實ヲ說テ醉狀ヲ云フニ非ス題ノ意ニ不稱故ニ取リ用力タシ
阮咸王祥其人有テ此事ナシ共ニ偽注也集注ニモ亦此故事ヲ引キ用不擇ノ甚キ也

汝陽二斗始朝天

北齊王詢好飲帝一日召詢道逢

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郭弘為漢帝寵顧帝問曰欲封卿郡邑何

地好弘好飲對曰若封酒泉郡實出望外果封酒泉郡王甫以此比汝陽王李璉之嗜酒
汝陽新唐書列傳六讓皇帝憲子璉眉宇秀整性謹索善射帝愛之封汝陽王歷大僕卿薨贈太子太師王仁裕唐史拾遺云汝陽王嘗於明皇前醉

不能下殿上遣人掖出之。璉謝罪曰：臣以三斗壯膽，不覺至此。汝陽王八朝廷進，トスル時モ尚三斗ノ酒ヲ飲テ後始テ天子ニ朝スルトキハ平生ノ嗜好ハ可知偶々道路ヲ行テ麴ヲ載タル車ニ逢ハ其一、酒ヲ思テ口ニ涎ヲ流シ飲シコトヲ欲スル也其常々恨ミニ思フコトハ肅州ノ酒泉郡ニ封セラレズシテ城下ニアル酒泉ヲ飽テ飲ムコトヲ不得コレノ遺憾ナルト也。麴說文酒母也。酒泉漢書地理志酒泉郡武帝大初元年開。應劭曰其水若酒故曰酒泉。師古曰舊俗傳云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注北齊王詢漢郭弘力故事並ニ千家分類注ニ所載偽蘇注ノ說皆妄言也。

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晉何曾日食萬

處。○言左相李適之日費酒資。街孟樂聖稱世賢。李

萬錢則豪飲有如鯨吸百川矣。街孟樂聖稱世賢。適之詩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孟。

左相李適之也。唐書列傳五十六李適之恒山愍王孫也始名昌神龍初擢左衛郎將開元中遷累通州刺史以辨治聞適之喜賓客飲酒至斗餘不亂夜宴娛晝決事案無留辭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為左相累封清和縣公嘗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之適之懼不自安乃上宰相求散職終宜春太守左相每日興八輒千萬錢價ヲ費之用酒ヲ買テ飲ムコト長鯨ノ百川ヲ吸カ如クナルト也。鯨爾雅翼云鯨从京大也常以五月生子于岸八月導而北大者數千里長百川木玄虛海賦橫海之鯨吹澇則百川倒流唐魏徵詩聲教游四海朝宗引百川。注晉何曾萬錢字ノ出處ヲ引ナリ。晉書列傳三十三何曾字穎考仕魏為司徒武帝踐祚拜大尉性奢豪務在華侈厨膳滋味過王者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膳ノ中皆心ニ不愜ニテ食ト思フ物ナキヲ無下箸處ト云。街孟樂聖世賢當作避賢適之常ニ稱ス口ニ孟ヲ銜テ清酒ノ聖ヲ飲ムコトヲ樂ミ身ヲ退テ朝廷賢者ノ列ヲ避ケ去

ト云へル也孟啓本事詩云開元末宰相李適之疎直坦夷時譽甚羨李林甫惡之排誣罷免朝客來雖知無罪謂問甚稀適之意憤日飲醇醪且為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不為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李林甫愈怒終遂不免○容齋三筆云杜子美八仙歌銜盃樂聖稱避賢正用適之詩語今所行本誤以為世賢絕無意義兼世字是太宗諱豈敢用哉○唐詩解作避賢分注云舊本作世

宗之瀟灑羨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

前崔宗之資質潔白皎如玉樹飲酒笑傲青天也

宗之唐書列傳四十六崔日用傳日用封齊國公子宗之襲封亦好學寬博有風檢與太白杜甫以文相知瀟灑孔德璋北山移文瀟灑出塵之想サハヤカナル意也羨少年晉阮籍詩朝為羨少年夕暮成醜老舉觴列子景公舉觴自罰白眼晉書阮籍傳籍任情不羈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

白眼對之玉樹世說容止篇云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薰葭倚玉樹崔宗之ハ姿容サハヤカナル羨少年也舉觴白眼張テ青天ヲ凝望スレハ清姿皎潔ニシテ玉樹風前ニ臨テタテルカ如シ注笑傲青天笑ハ傲テ身ヲ軒昂シ目ハ分ニカヘテ青天ヲ望ミ見也

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愛逃禪蘇晉學浮屠術

繡彌勒佛一本晉寶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

蘇晉唐書列傳五十三蘇珣傳附晉數歲知為文作八卦論舉進士及大禮科皆上第先天中為中書舍人後出為汝州刺史終太子左庶子長齋ハ長之ニ索齋ニテ敬ヲ致ス也繡佛本集修可說也他佛不愛ノ下ニ云フ彌勒佛即布袋和尚也常於市中飲酒食豬頭時人無識之者繡佛ハ佛像ヲ繡ニ刺タル也即彌勒佛也晉云フ此佛ハ米汁入酒ヲ飲ムコトヲ好ムレニ因テ吾カ性ト相

合ノ故ニ事ノ之ニ他ノ佛ハ酒ヲ禁ス故ニ吾不愛也
 醉中一往ハ常ト云義也晋醉ノ中ニ八常ニ
 俗ヲ避ケ禪法ニ逃レ入コトヲ愛スルト也
 屠術釋氏ノ教也事文類聚前集三十五云浮屠
 佛也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胡僧ハ天
 竺ノ僧也

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

船自稱臣是酒中仙玄宗嘗宴白蓮池欲造樂府新

酒肆矣及至帝所醉不能登船帝命力士

扶上船或以蜀人呼衫衫為船者非是

李白傳見于第一卷李白一斗ノ酒ヲ飲盡テ

ノ間ニ詩ヲ百篇作ルト也長安一長安ノ市上

ニ行キ酒家ニ醉卧シテ眠リ居テ天子呼ヒ來

シムレト御前ニ出テ船ニ上ルコトヲ不得ト也

注ニ玄宗白蓮池ニ宴シテ白ヲ召スコトヲ引ク

此事本傳ニ不載只云白與飲徒醉于市帝坐沈

張旭三盃州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

煙漢張芝善州書號州聖故以比張旭蓋旭善州

書每飲大醉以頭濡墨就壁書及醒自以為神

張旭新唐書李白傳附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

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

為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張旭ハ三盃ノ酒ヲ飲

テ醉ニ乘レテ書スレハ神妙ニシテ州書ノ聖ト

呼フ名ヲ傳ルト也州聖後漢書列傳五十五張

奐傳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注王愔文志云芝少

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為樂章召入而白已醉

左右以水類面稍解授筆成文婉麗精切帝愛其

才數宴見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素貴

耻之ト云テ白蓮池ノ事ナシ范傳正カ白墓碑云

玄宗汎白蓮池召李白作序時已被酒命高將軍

扶以登舟墓碑ヲ以テ證トスヘシ衫衫ハ衣ノ

領也或ハ船ハ衣ノ領也ト云ハ妄說ナルト也

張旭三盃州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

煙漢張芝善州書號州聖故以比張旭蓋旭善州

書每飲大醉以頭濡墨就壁書及醒自以為神

張旭新唐書李白傳附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

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

為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張旭ハ三盃ノ酒ヲ飲

テ醉ニ乘レテ書スレハ神妙ニシテ州書ノ聖ト

呼フ名ヲ傳ルト也州聖後漢書列傳五十五張

奐傳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注王愔文志云芝少

持高操尤好州書學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書而

後練臨池學書水為之黑韋仲將謂之州聖也脫帽一旭大醉八八容儀ヲ亂シテ頭上ノ帽中ヲ脫シ頂ヲ露シ王公大人ノ前ト云ヘ氏心トセズ毫ヲ揮テ紙上ニ落シテ書スレハ文字飛動萬變雲烟ノ族リ起ルカ如クナルト也潘岳揚荊州誄云翰動若飛紙落如雲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辨驚四筵焦遂口吃對客不出一言醉後

酬答如注射時目為酒吃

焦遂唐書無傳注所引者王仁裕唐史拾遺所載也焦遂ハ酒ヲ飲テ五斗ニ至ルトキハ氣象方卓然トシテ所立アリ高談ハ高尚ノ談論也陸機詩云高談一何綺雄辨辨舌ヨク道理分明ニ言フ也劉孝標廣絕交論云縱碧鷄之雄辨驚四筵四旁ノ筵上ニ坐スル賓客皆聽テ驚異レ歎稱スル也注口吃口トモル也酬答客ト物語スルウケコトヘ也注射增韻注字註云灌注水流

射也言語ノ溢滯ナク瓶中ノ水ヲソクイテ流射スルカ如クニ談スルト云義也注ハ瓶ヲ傾テ水ヲ灌也射ハ注水ノ勢ツヨキヲ云也唐書百八陸展傳展屬辭敏速如注射○明唐汝詢曰此賦ハ人之豪飲也藉令八人而當聖世未必不為元愷之倫今皆流落不偶知章則以輔太子而見疎適之則以忤權相而被斥青蓮則以觸力士而放逐其五人亦皆厭世之濁而逃于酒故子美詠之亦有廢中權之義云

醉時歌贈廣文館學士鄭虔

本集二載之題法即杜子美自註也夢弼曰按虔本傳玄宗愛其才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在官貧約甚澹如也鄭虔力傳見第二卷

杜子美

諸公衮衮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臺省清要之職今賢不肖無所

甄別相繼而登鄭度耻與之並進其心居乎冷官甲第紛之次也厭梁肉廣文先甲第皆

諸公ハ朝廷ニ仕テ官ニ在ル人ヲ指ス公卿ノ公

二非ス衣ハ古文大全云衣ハ相繼而不絶也杜

詩集注云衣ハ不絶貌言賢不肖無所辨也登臺

省臺ハ御史臺蘭臺ノ類也唐高宗龍朔中御史

臺改爲憲臺武后時改爲肅政臺後去肅政之名

但爲左右御史臺朝儀ヲ糾察シ官人ノ邪アル

ヲ彈劾スル職也省ハ尚書省中書省門下省ナ

トノ類也朝廷ニ進テ仕ヲ求ル諸公夕千ハ賢ナ

ルモ不肖ナルモ皆衣ハト相繼テ或ハ臺部或ハ

省部ニ登テ官ヲ領スレモ廣文館ノ學士鄭度先

生バカリハ官獨リサヒト冷淡ナル下位ニ處

ラルト也注清潔要約ノ人ヲ擇テ可置地也不肖ハ賢ニ不

似ト云意也不賢者ノ義也孟子ニ見タリ甄別ハ

甄別ハ明也今明ニ辨別スルコトナク混雜スルヲ無所

甄別ト云與之ハ不肖ノ人ヲ指ス甘心ハ厭ヒ避ル

コトヲ世ス安シ處テコレニテモヨキマデト思ヘルヲ

云冷官サビタルハカクモ下官也甲第注甲

乙丙丁之次也甲乙ノ次第ヲ以テ呼フトキ第一

ノ大宅ト云意ニテ甲第ト云左太冲蜀都賦云亦

有甲第當衢向街注濟曰甲第第一宅也文選十

九首古詩王侯多第宅注善曰魏王奏事曰出不

由里門向大道者名曰第注字彙紛雜也衆也

又紛ハ亂也麤ヲ比ヘテ多ヲ云也厭梁肉美食ニ

厭テ口腹ヲ肥スヲ云也梁字彙ニ音良粟類詩註

梁似粟而大肉ハ牛羊ノ類也紛ハト多ク構ヘ並ヘ

タル甲第ノ内ニ居ル人ハ常ニ梁肉ノ美味ニ飽ケ

氏廣文先生ハ飯バカリサヘ飽マテハ不足也此

二聯三ノ句一ノ句ニ應シ四ノ句ハ二ノ句ニ應ス諸

公登臺省故厭梁肉廣文官獨冷故飯不足此句

法ヲ隔對ト云又扇對ト云

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過屈宋屈原宋玉德尊一代
 常坎軻名垂萬古知何用德備惜矣坎軻不得志於
 也時

有道道德ノ内ニ備ル也學而篇就有道而正焉出
 羲皇羲ハ伏羲也鄭度力道ハ上古ノ伏羲氏ノ道
 フ繼テ修行スルト也有才才學ノ茂異ナルハ楚ノ
 屈原宋玉カオヨリハ尚踰ヘ過タルト也屈原宋玉
 傳前ニ出タリ坎軻本集注夢弼曰軻音坎說文
 車不_レ平也軻音可折軸車也一曰軻軻失志也或
 作坎坳義同文選十九首古詩無為守窮賤軻軻
 長苦辛車ヲクボキ地ニ挽カケ前ヘモ後ヘモヤリ
 ガタキ如ク世事不_レ如心ヲ坎軻ト云俗ニ人ノ不幸
 ナルヲ謂テイデノアガラヌト云即坎軻ノ義也鄭
 度ノ德一代ニスグレテ尊ケレモ常ニ坎軻シテ志
 フ不得若シ身後ノ名萬古ノ久ニ傳ヘ垂レテ不

朽トモ不知是何ノ用ヲカナスヤ竟ニ身ニ益ナキ
 也知ハ猶不知也

杜陵野客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鬢如絲日糶大倉五分
 米天寶十二載八月京城霖雨米貴令出大倉米十
 萬石減價糶與貧人公困於長安亦在日糶之數
 時赴鄭老同襟期鄭老指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

忘形到爾汝文士傳禰衡有逸才與孔融作爾汝交痛飲真吾師

杜陵杜甫ハ杜陵ノ人ニテ家杜陵ニアリ故杜陵野
 客ト云草注光武紀延岑破赤眉於杜陵注縣名
 屬京兆周之杜伯國在萬年縣東南公詩有云杜
 陵有云杜曲有云少陵有云下杜其實皆杜陵也
 野老批點作野客人ハ世間ノ人ヲ指テ云被褐孟
 子滕文公篇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其徒數十人
 皆衣褐注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毛布ノ賤キ服ヲ被
 テシカモ長短ク幅窄クテ身ニ不_レ稱鬢色亦白シテ

絲ノ如ク年老タルト也。日糶。每日買取也。糶音狄。買穀也。糶音挑賣米穀也。大倉。八官倉也。前漢書二十四食貨志云武帝初國家凶事都鄙倉廩盡滿大倉之粟陳。相因。五升米。注。本集鶴注也。舊史ニ玄宗ノ天寶十二載八月京城ニ霖雨アリテ米穀ノ價貴シ是故ニ上令ヲ下シテ大倉ノ官米ヲ十方石出シテ價ヲ減シ賤ク糶テ貧人ヲ救ハレタリ此時杜公モ長安ニ困窮シテ居ラレタル故ニ每日大倉ノ米ヲ糶フ貧人ノ數ニ入タルト也。鄭老。注。指度也。同襟。襟ノ著ク所ハ胸也。故ニ心中ノ懷抱ヲ謂テ襟ト云フ也。心ヲ同フシテ二人相忤フコトナキヲ同襟ト云時ニ同襟相契フノ期約ヲナシテ鄭度カ所ニ赴也。得錢。一錢アルヲ見テハ即相覓テ酒ヲ沽テ飲ム曾テ心オキヲセズ不同心ニモアルカトアヤフニ疑フコトハナキト也。忘形。相接ノ際容ヲ斂テトリツクロフコトモナク自墮落ナレトモ互ニ心ツカズ相忘テ居ル也。莊子讓王篇云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到爾汝。平生相呼フニ君トモ公トモ

不白シテ只爾ト云ヒ汝ト云テ互ニ相親ニキ也。俗ヲミガクノナタガト云フホドノ友也。後漢書列傳七十下。補衡字正平。少有才辨。而氣尚剛傲。魯國孔融常稱曰。大兒子文舉。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為交友。列傳六十。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融衡二傳トモニ爾汝交ヲナスト云コト不見。痛飲。一。只痛ク飲テ醉コトヲ真ノ吾カ師ト心得テ尊フト也。批云。但能痛飲。即為吾師。非謂鄭。

清夜沈々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但覺高歌有鬼神。
 吳肅醉發耳熱浩歌。為知餓死填溝壑。汲黯傳。臣春風疑有鬼神所助。
 相如逸才親滌器。司馬傳。文君奔相如。俱之臨邛。壺相如。身著犢鼻禪。滌器於市。子雲識字終投閣。楊雄傳。王莽時甄豐為上公。莽既以

鼻禪滌器於市。子雲識字終投閣。楊雄傳。王莽時甄豐為上公。莽既以

符命自立即位之後誅豐父子投茶四裔辭所連及
便收不請時雄投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
雄恐及從閣上自投下幾死劉茶嘗從雄
學作奇字京師為之語曰唯寂寞自投閣

沈夜靜ニシテ更ノ長也 州注沈言人寂也
集註沈夜之永也 動春酌夜ノ沈ト静ナルニ
相對シテ酒興ヲ發シ春酒ヲ酌ムト也 春酌ハ即春
酒也 燈前ニ其夜ヲリフニ雨フリ燈前ヨリ見レハ
細雨ノ澆クニ因テ檐邊ノ花落チ來ルト也 又一說ニ
燈前ニ細雨ヲ見レハ簷ニ亂ル花ノ如クニ散ルト云
義也 輔按ニ前說ヲ可トスヘシ又此句ヲ巧ナル句ト
ナシテ看ハ燈前ニ相對スルノ間細雨ノ密ニ
澆ク聲ヲ聽テ雨ノフルカト思ハハ雨ニハ非スニテ
簷頭ノ花ノ散リ落ルニテアリシト云義モアル
ヘシ然トモ此句ハ清夜對酌ノ時所見ノ景ヲ叙
タレバアリノニニ可說鑿シテ求レハ却テ趣不
好草注簷花乃夜雨細如花也或以簷前之花因
夜雨而落也 一作簷前細雨燈花落千家注趙曰

近手簷邊之花也 劉邈詩簷花初照月學者多以
簷雨之細如花遂以簷花為簷雨之名非也 但覺
高一常ニ高歌スレハ心怡氣爽ニテ凡障ヲ離テ
逸興アリ但歌ニ鬼神ノ妙アリテ如此ナラシム
ルト覺ルト也 偽蘇注也 烏知ハ何ソ心ニ介ニ
ヤト云意也 言口ハ痛飲ヲ吾カ師トシ毎ニ高歌シ
テ自ラ樂ム何ソ一旦餓死シテ行キタラレ溝壑
ノ中ニスタレ填ンコトヲ心ニ介ンテ戚ト憂ルコ
トヲセンヤト也 汲黯前漢書列傳二十汲黯字
長孺濮陽人也武帝召黯拜為淮陽太守黯伏謝
不受印綬詔數強手然後奉詔黯泣曰臣自以為
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之 相如
二句古人ノ志ヲ不得コトアリシヲ引テ鄭虔官
冷シテ飯不足ヲ慰解スル也 相如史記列傳五十
七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
書學擊劍客游梁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來相如
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
長卿久宦游不遂而來過我緣為恭敬日往朝相

如臨邛中多富人卓王孫家僕八百人令有貴客
 為具召之并召令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願以自
 娛相如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
 好音故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
 而好之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歸家居徒四
 壁立文君不樂曰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
 生相如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
 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
 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耻之為杜門不出註章昭
 曰鑪酒肆也以土為墜邊高似鑪酒ノウリハ也土
 ヲヌリアゲテ臺トナシ其上ニ酒壺ヲ埋テ酒ヲ盛
 置其前ニ坐シテ酒ヲ賣ヲ當壚ト云犢鼻褌章昭
 曰今三尺作形如犢鼻矣褌ハ褌衣也日本ノモ、
 ヒキニ似テ膝ノ下ニテニ至ル者也其端ノ脛ヲイル、
 處圓クシテ犢ノ鼻ノ如シ故ニ犢鼻褌ト云即日本
 ノ下帶ト同シ子雲一揚雄ハ奇字ヲ識テ天下ノ
 大儒ナレトモ尚終ニ閣ヨリ投シテ身ヲ傷ルノ禍ア
 ルコトヲ免レザリシ也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

也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
 見詳見前漢列傳五十七注所引八贊ノ中ノ語ヲ
 摘テ載セタリ以符命自立漢平帝崩シテ無嗣
 王莽謀テ宣帝ノ玄孫嬰二歳ナルヲ立テ帝ト定
 時ニ謝囂ト云者奏ス武功ノ長孟通并ヲ浚テ白石
 ヲ得タリ上圓ニ下方ナリ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
 漢公莽為皇帝ト云ト奏ス此符命ニ因テ王莽皇
 帝ノ事ヲ行テ踐祚シ周公ノ故事ニ效テ假皇帝
 ト云コレヨリ符命ノ事起リテ後ニサレノ怪異
 フ云ヒ出シテ遂ニ真ノ皇帝ノ位ニ即キ漢ヲ改テ
 新ト號スコレヲ以符命自立スト云也誅豐父子甄
 豐初メ上公トナル又大阿右拂大司空ニ從ル豊力
 子尋ハ侍中タリ尋自ラ符命ヲ作ル莽怒テ尋
 ヲ捕フ尋ハ凶テ華山ニ入遂ニ捕ラル豊ハ自殺ス辭
 連テ劉歆カ子隆威侯茶茶カ弟泳歆カ門人丁
 隆カ輩數十人罪ニ逮フ於是茶ヲ幽州ニ流シ尋ヲ
 三危ニ放隆ヲ羽山ニ殛ス舜ノ共工等ヲ罰スルニ效
 テ也其外尋力事ニ連リ及タル者ハ便チ收捕テ

明メンコトヲ請フコトヲ不許此時揚雄ハ書ヲ天
 祿閣ニ校ス然ルニ雄モ其一類ナリトテ獄事ヲ
 治ル使者来テ雄ヲ收ントス雄恐テ閣上ヨリ身
 ヲ投ク下テ幾ント死セントス其故ヲ問ヘハ劉棻
 カ嘗テ雄ニ從テ古文ノ奇異ナル字ヲ作ルコト
 フ學フニ依テ棻カ黨ナリト云テ收ヘタル也然レ
 トモ雄ハ素ヨリ符命ノ事ニ與ラス故ニ罪セラレ
 ス唯寂寞一是ハ揚雄カ解嘲ノ語ヲ以テ雄ヲ譏
 也雄カ語ニ云胥靡為宰寂寞為戸コレヲ以テ譏テ
 曰寂寞ヲ以テ道化ノ主トスト言ハレシ揚雄カ
 周章ヲ閣ヨリ投下スルモノカ揚雄ノ寂寞ハメ
 ヅラシキ寂寞カナ寂寞トシテ閣上ヨリ投下セ
 ラレタルホトニ
 ノト云意也

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

史記子胥曰猶
 石田無所用
 崔祥曰男兒當
 壯即仕儒術於

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

我為有所損哉
 阮兢曰孔丘盜
 跖今為塵人生不樂胡為解憂
 不須聞此意慘愴生

前相遇且銜盃

先生鄭虔ヲ指ス早賦陶淵明彭澤ノ令トナリテ僅
 數月ノ後歸去來ノ賦ヲ作テ官ヲ弃テ柴桑ノ舊廬
 ニ歸ル鄭虔モ早ク淵明ニ效テ歸去來ヲ賦シ官ヲ
 弃テ辭シ去ラレヨト也石田二字本史記子胥傳
 ヨリ出ツ後世瘦タル田ヲ謂テ石田ト云久ク官ニ備
 テ京師ニ在リ故ニ舊里ニ棄置タル石田茅屋ハ荒
 ハテ蒼苔生シ治ル人モ有ラズ早ク還テ田ヲ耘リ屋
 ヲ葺テ安居セラレヨト云意也史記列傳六伍子
 胥諫吳王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
 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儒術一所學儒者
 ノ術業今日身ニ於テ何ノ益スコトカアルヤ才モ
 不才モ各々命アリ孔丘盜跖共ニ盡ルニ歸シテ皆
 塵埃トナレリ戚ト苦テ何ニカセント也盜跖ハ楚
 ノ大盜也莊子盜跖篇云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

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崔祥阮
統並二偽蘇注也不須聞此ハ上ノ文ニ所謂
轉軻不遇ノ歎也此醉時ノ歌ヲ聞テ必ス意ヲ傷
メテ慘愴ヲナスコトナカレ只生前ニ相遇ハ且ツ盃ヲ
銜テ酒ヲ飲ミ樂テ日ヲ遣ルヘシト也

徐卿二子歌

徐卿乃徐知道也

本集八載之題注鶴曰公在成都時徐知道為西
川兵馬使今題云徐卿無乃是知道也二子ノ姿
質秀英ナルヲ羨テ歌ヲ作レル也

杜子美

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絕奇

徐卿乃蜀人有二子

感應吉夢相追

隨詩吉夢維何

孔子釋氏親抱送並是天上麒麟兒

徐陵年數歲家人携見寶誌上人誌以手摩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徐卿君不見八大抵泛ク言テ所指ナケレ此
詩ハ滿堂ノ賓客ニ係テ言フモ可也徐卿ノ二子生
質絕々奇偉ナリ想フニ詩ニ所謂ノ如ク吉夢ニ感
應シテ二子相追ヒ隨テ生レタルモノナラント也追
隨ハ長子ニ追隨シテ次子又生ルヲ云也曹子建詩
飛蓋相追隨詩小雅斯干篇乃寢乃興乃占我
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
之祥孔子釋氏二子ヲ指テ言フ也夢ニ熊羆ヲ感シ
テ此孔子釋氏ノ如キ二子ヲ生シテ親ヲ抱キ送り
テ徐卿ニ見セシムル也婦人ノ子ヲ産テ後抱テ夫
ニ見セシムル禮ハ内則ニ見ヘタリ一説ニ二子ハ凡種
ニ非ス即是孔子ト釋氏ト各々親ヲ抱キ來テ徐
氏ニ送り與ヘタル子ナリト云前說ヲ可トス並是
天一ニ子並ニ是寶誌ノ云ヘル所天上ノ石麒麟也
云ヘキ子ナルト也注氏族排韻徐陵字孝穆陳人
摛之子也母臧氏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已而
生陵年數歲沙門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任吏部尚書為一代文宗知道ハ陵ト同姓也故

大兒九齡色清徹秋水為神玉為骨

司馬太子見王岳謂客曰此兒

神如秋水之清徹小兒五歲氣食牛

尸子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三

食牛之氣

大兒 大兒ハ今已ニ九歲肌膚ノ色清クスキトホ

リテ潔白ナルト也秋水ハ清澄ナルヲ取ル神ハ眼

中ノ精神ヲ云眼中スバシク澄テ秋水ノ如クナルト

也至為骨骨節瑩潔ニテ玉ヲ刻テ造リ成シタルニ

似タル也注偽蘇注也小兒ハ今纔ニ五歲

ナレトモ大氣モノニテ既ニ牛ヲ食ハントスル大志

アルト也注尸子ハ尸佼撰ス未見其書故ニ此語ハ

何ノ篇ニ出ルコトヲ不詳琅琊代醉卷十云尸子書

亦不傳今録其雜出諸書者一ニ說郭虎豹之駒

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鶯羽翼未成而有

四海之心

滿堂賓客皆回頭吾知徐公百不憂積善衮衮生公

侯丈夫生兒有如此二雛者名位豈肯卑微休

滿堂 徐卿カ堂中ニ滿坐スル賓客皆頭ヲ回

ラシテ二兒ヲ視テ奇異ナリト稱ル也吾知

杜子羨ハ即此子ヲ視テ徐公ノ心凡ソ百ノ事ニ憂

ハアルニシト計リ知ト也百ハ凡百也ヨロヅノ事ト

云義也積善世々善ヲ積ムコト衮衮ト不絶ハ

遂ニ公侯ノ爵ニ昇ル人ヲ生シ出サント也積善易

坤文言云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又下係辭曰善不

積不足以成名衮衮不絶貌丈夫生一丈夫ノ注ハ

第二卷離別詩詳也世間ノ丈夫子ヲ生コト此徐氏

ノ二雛ノ如クナル者ヲ得ハ聲名爵位豈ニ卑微ニ

戲題王宰畫山水歌

本集第七載之杜詩集注十四載之題注此詩形容畫筆之工上元元年在成都作王宰太平廣記二百十三畫部云唐王宰者家于西蜀貞元中章阜以客禮待之畫山水樹石出於象外故杜甫贈歌云十日畫一松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又嘗於席夔廳見圖一障陵江雙松一柏古藤縈繞上盤半空下著水面千枝萬葉交查屈曲今布不雜或枯或茂或垂或直兼疊千重枝分四面精人所難凡目莫辨山水松石並上上品

杜子美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

肯留真跡壯哉崑崙方壺圖 崑崙方壺乃海上二仙山名

十日一水二句王宰力繪畫之畫少而優游之速也成スコトヲセザルヲ云十日僅一水ヲ畫キ五日ニハ又一ノ石ヲ畫キナス也如此徐トスルハ何ソヤ凡ソ能事ハ促シ迫テ速ニスルコトヲ不受只心ノ趣ニ任セテナリシタイニ成就スルヲ尚フ故也王宰一王宰始テ心ニ散フテ此圖ヲ畫キ真筆跡ヲ世ニ留メラケリ其圖ヲ見レハ筆ノ妙固ニ壯ナルコトカナ崑崙方壺ヲ圖ニ寫セルコト也崑崙東方朔十洲記云崑崙號曰崑崙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去岸十三萬里又有弱水周迴繞市山高地平三萬六千里上有三角方廣萬里形似偃盆下狹上廣故名曰崑崙山○拾遺記云崑崙山有昆陵之地其高出日月之上山有九層每層相去萬里有雲色從下望之如城闕之象四面有風羣仙常駕龍乘鶴遊戲其間方壺拾遺記海中三山形如壺方丈曰方壺蓬萊曰蓬壺瀛洲曰瀛壺十洲記方丈洲在東海中心西南東北岸正等方丈方面各五千里上專是羣龍所聚有金

玉琉璃之宮三天司命所治之處羣仙不欲昇天者皆往來此洲上有九源丈人宮主領天下水神及龍蛇巨鯨之輩

挂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洞庭在巴陵之左海東有日本

赤岸水與銀河通南兖州記瓜步山東五里江有赤岸山南臨江中中有

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淑音叙山水畫亞洪濤風

素壁白堊ヲ以テ塗タル壁也巴陵一畫クル所曠遠ナルヲ云山水ノ遙ナル巴陵洞庭ヨリ遠ク日本ノ東ニテモ相連テ看ユル也巴陵縣名即岳陽也屬岳州府濬江記羿射巴蛇於洞庭其骨若陵故謂之巴陵洞庭一統志岳州府洞庭湖在府城西南禹貢九江孔殷注云即洞庭也沅漸元辰敘酉澧資湘九水皆合於此故名九江每歲六七

月間岷峨雪消水暴漲自荆江逆入洞庭清流為之改色勝覽廿九岳州洞庭湖在巴陵西西吞赤

沙南連青草橫亘七八百里日月出沒其中○宋

范希文岳陽樓記云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

街遠山吞長江浩湯橫無際涯赤岸本集注

赤岸在廣陽南兖州記曰瓜步山南五里江有赤

岸山南臨江中濤水自海入江衝激六七百里至

此岸側其勢始衰郭景純江賦鼓洪濤於赤岸綸

餘波於棠桑銀河天河也赤岸水八遙天河ノ

邊ニ連接シテ銀河ノ流ト相通スルカ如クニ

看ユル也劉辰翁批云他句法別謂其或似洞庭

與日本與赤岸然下語荒忽如此自是老氣逼人

中有圖面空中ニ雲氣アリ定テ是ハ飛龍ノ空ニ

登ニ隨テ起ル雲ナラント也莊子齊物論藐姑射

之山有神人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舟

人漁子文選海賦舟人漁子徂南極東注翰曰漁

子取魚人入浦淑韻會淑水名辰州淑浦縣有淑

溪出鄜渠山注於沅楚辭入淑浦余遭迴集韻或

作澳案說文浦水濱也淑浦猶湘浦澧浦舊韻皆

注浦淑誤圖中二舟人漁子ノ船ヲ盪テ浦淑ニ

注浦淑誤圖中二舟人漁子ノ船ヲ盪テ浦淑ニ

注浦淑誤圖中二舟人漁子ノ船ヲ盪テ浦淑ニ

注浦淑誤圖中二舟人漁子ノ船ヲ盪テ浦淑ニ

注浦淑誤圖中二舟人漁子ノ船ヲ盪テ浦淑ニ

入リ歸ル狀ヲ畫キタル也。山木畫亞所畫ノ山木ハ悉皆屈曲偃側シテ醜亞ノ狀ヲナシタル也。是洪濤ノ風ニモ一レテ直ニノブルコトヲ不得カ故ナリ。亞字彙亞衣架切醜也相依也。洪濤海賦洪濤瀾汗萬里無際注洪大也濤波也。

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南史竟陵王子良傳貴字文煥

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烏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

松半江水。索靖見顧愷之畫欣然曰恨不帶并州

快剪刀來欲剪松江半幅紋練歸去。

尤工一遠景ノ地勢ヲ寫スノ妙工古ノ善畫スル

人ト云トモ比倫ヲナシ難シ。咫尺史記九十二淮

陰侯傳奉咫尺之書正義曰咫尺八寸圖面僅三

咫尺ノ間華夷千萬里ノ山水ヲ畫ク兼寫其形

象歷々トシテ其々ト指點シ論スヘキ堪タル也

烏得并州集注并州今山西大原府快剪刀ナル

ホト能キルハサミ也或ハ裁刀也。吳松集註云

吳松謂吳地之松江府。○潜確類書三十七吳松江在崑山縣南禹貢三江之一東北下二百餘里曰婁江亦曰下江又名新江宋置新江驛于此。結ノ二句意思分明ナラス烏ソ并州ヨリ出ス所ノ快剪刀ヲ得テ吳松ノ半江ヲ剪取テ珍藏セント云ヘルハ想フニ所以アルヘシ。諸注皆無解此集所引ハ偽蘇注ノ說也。輔竊ニ按ニ老杜カ此句晋ノ張翰カ故事ノ影ヲ用テ自ラ歸隱ノ意ヲ寓スルカ晋ノ張翰齊王同ニ仕テ京師ニ在リ秋風ノ起ヲ見テ松江鱸魚ノ膾ヲ思テ遂ニ駕ヲ命シテ東ニ歸ル其後幾クモナク齊王同敗ル翰竟ニ禍ニ免ル杜子美ノ意畫ヲ見ニ因テ歸隱情内ニ發ス故ニ言フ我レ張翰カ如ク歸リ去テ身ヲ江水ノ間ニ老セシコトヲ欲ス只其地ニ家ノ可住ナキヲ奈ンガセシ并州ノ快剪刀ヲ得テ此吳郡松江ノ半ヲ剪取テ其地ヲ領シタラハ我レ去テ身ヲ隱スヘシ烏ソ如此コトヲ得シヤト云ヘル意モアラシカ或ハ附會ノ說ニ類スト云ヘル如此說カバ結句稍々通スベキカ姑ク臆見ヲ録ス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借物喻變

本集十二載之秋風ノ起ルニ因テ茅屋ノ飄散スルヲ賦ス此詩賦也此集ノ注比ノ賦トナシテ說非也本集注鶴曰公在成都時嚴武死欲依英又而英又驕縱而不可託故舍之而去所以託言茅屋爲秋風所破蓋有所感傷也此注ハ儘好此集ノ注并ニ卅堂補注ノ偽蘇注ノ說句ノ字皆比當ス支離破碎固ニ可笑今一二ヲ舉テ言ニ此注八月ノ句ヲ解シテ云八月ハ陰中也陰以肅殺爲事謂祿山起兵漁陽又唇焦口燥呼不得ノ句ヲ解シテ云守義之臣如三顏巡遠輩食盡力屈不能救又俄頃風定雲黑色ノ句ヲ釋シテ云賊勢漸衰尤風定也雲喻禮樂法度如黑色不明ト云類附會牽合イカニソヤ又偽蘇注南村羣童欺我老無力ノ句ヲ解シテ云南明也村鄙也童無知也明朝鄙野無知之輩云云是レ何等ノ注解ノヤ如此ニ詩ヲ解セハ天下ノ詩皆比ヲ以テ說コトヲ得ヘシ按ニ

此詩杜公大風茅屋ヲ破ヲ見テ其實事ヲ叙ス賦也但結句ニ至テハ賦ニニ天興也今此詩ヲ解スルニ皆實事トナシテ說久此集ニ所載ノ注釋措テ不取然レトモ此注ニ據テ講シ來ルコト已ニ久矣遽ニ刪去カクニ故ニ詩尾ニ於テ別ニ註ノ義ヲ解ス

杜子美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

八月陰中也陰以肅殺爲事謂

安祿山起兵漁陽詭言誅楊國忠中外震動豈非秋高風怒號乎是時方陷大原陳留滎陽三郡故云卷

三重茅也茅飛度江灑江郊高者挂眉長林梢下者飄轉

沈塘坳謂羣臣奔竄如茅灑江郊長林君也塘坳泥塗也高義者從肅宗喪節者處泥塗也

八月ハ秋氣已ニ高ニ偶々暴風起リ震ヒ鳴テ怒號ニ勢烈ニキ也屋上ニ三重ニ葺タル茅ヲ吹キ卷テ虚空ニ揚リ去也茅飛一屋上ノ茅風ニ卷カレ

空中ニ飄舉シ江上ヲ飛ヒ度テ江郊ニ散灑スル也高者一風ニ乗スルコト高キ者ハ長林ノ梢ニ吹キ着ラレテ其梢ニ茅ノ挂リ宵ルヲ見ト也下者一茅ノ飛コト下キ者ハ飄リ轉シテ江ノホトリ塘坳ノ中ニ落チ沈ムト也坳於交切音凹與凹同地坳下不平也

南村羣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謂從賊而叛者公然受其節制守義之臣如三顏巡

速輩食盡力屈不能救也

南村ノ惡少羣童トモ杜子美ノ年老テ無力禦クコトナラザルヲ欺テ忍テ暴ヲナシ面ヲ對シナガラ畏ルコトナク盜賊ヲナス也忍ハ史記吳起力傳ニ起之為人猜忍人也ト云忍ノ字ノ意也ムゴキコトヲ耐ハ忍テ為ラ云對面ハ俗ニミシリゴシニト云辭ト同シ公然ハ忌ミ憚ルコトナクフルマフ

云也入竹去我力屋上ヨリ吹墜チタル茅ヲ抱キ取テ竹林ノ陰ヘ入り去ト也鍾伯敬云入竹妙

唇焦一杜甫此盜ヲ見テ叫呼セント欲スレトモ唇焦レ口燥テ呼ヒ號フコトモナリ難キト也

歸來倚杖自歎息俄頃風定雲黑色巡遠輩擣其心腹賊勢漸衰尤

風定也雲喻禮樂秋天漠々向昏黑布衾多年冷如法度如黑色不明

鐵嬌兒惡卧踏裏裂天子ハ以テ義理天下今也漠然不

情初年布衾之儉轉而為錦繡之奢置而不用貴妃如驕兒安寢嘗以祿山為養子出入官掖不禁穢醜稔聞而明皇不悟祿山出范陽約貴妃為內應豈非踏裏裂乎

歸來一上ノ文ニハ外ニ出テ屋茅ノ飄揚スルヲ見ルコトヲ云歸來ノ句以下ハ室ニ歸テ所處ヲ云暴風茅ヲ卷テ飄舉シ羣童落茅ヲ抱テ盜將チ去トモ力能ク制御スルコトナシ故ニ歸來テ杖ニ倚

スガリテ自ラ歎息ヲ興シ奈何ントモシ不得也俄頃シバラクノ間ト云義也俄頃ニ風ハ定リタレトモ雲猶凝テ不消散黒色ニシテ暝暗也漠々ハ雲聚貌風ハ定タレトモ雲猶黒ク秋天漠々トシテ漸ク昏黒ニ向テ日ノ暮ル也布衾一ノ日モ暮テアルホトニ牀ニ就テ衾ヲ擁シテ卧ントスレハ多与被服スルニ因テ垢膩ニ染ミケカレテ冷ナルコト鉄ニ觸ルカ如シト也嬌兒俗ニワヤクモノト云兒也嬌矜シテシトヤカニナキヲ云惡卧安寝セスイギタナキヲ云譚元春云惡卧盡小兒睡性踏裏裂衾ノ裏ヲ踏テ破裂シタル也多年ノ故衾垢ツキテ暖ナラサルノミニ非ス又嬌兒ガイ子ワルク卧シテ裏ニテヲ破リ裂キタルト也

牀ニ屋漏無乾處雨脚如麻未斷絶牀者人所即以安居者今皆陷於賊是屋漏無自經喪亂少睡眠長乾處變亂未定如雨脚未斷絶

夜沾濕何由徹

謂祿山未平兩京未復也

牀コトモカシコモ牀コトニ屋漏滴リ淋漓トシテ乾ケル處ナシ雨脚ノ盛ナルコト麻ノ如クニ降テ未斷絶屋漏ノヤムヘキヤウモナキ也自經杜子美喪亂ヲ歷テヨリ以來常ニ心ノ憂多クシテ安キ時ナシ故ニ尋常サヘ睡眠スルコト少ナリ況ヤ此長キ秋ノ夜ニ牀上ハコモカシコモ沾濕フテ卧スヘキ處ナケレハ何ニ由テカ一夜ヲ徹シ明スヘキヤト也徹通也達也宵ヨリ曉ニ至ルマテヲ徹ト云

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

安如山亂而思治臣子愛君之素心也安得天下平安如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廬獨破受凍死

亦足

此五句ハ吾カ屋破レ牀濕テ窮困甚キニ因テ廣ク天下ノ士民窮スル者多キヲ想ヒ及ボシ周ク救ハンコトヲ思ヘル也言ハ吾カ屋吾カ室已ニ如此天下豈ニ吾カ窮ノ如ナル者少カラシヤ安リ廣厦ノ千萬間ナルヲ得テ天下寒饑ノ士ヲ庇ヒ覆フテ各其所ヲ得セシメ皆歡喜ノ顔色ヲナシ烈風暴雨ニモ不動安キコト泰山ノ如クナルコトヲ得ンヤ此レ吾カ仰キ望テ所希ノ願也嗚呼何ノ時ニカ願ノ如ク突兀ト高大ナル廣厦ヲ起テ眼前ニ其屋宇ヲ見ンヤ若然ラハ則吾カ廬ハ獨破レテ身凍死ヲ受ク凡願ニ於テ亦足レリ又奚ヲカ悔ンヤト也○本集注趙曰白樂天詩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然近予戲語豈有萬丈之裘乎若公言千萬間之廣厦自有深旨○碧溪詩話云孟子七篇論君與民者居半其欲得君蓋以安民也觀杜陵詩云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又云誰

能扣沾門下以令減征賦寄栢學士云幾時高議排金門長使蒼生有環堵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其仁心廣大異夫求穴之螻蟻輩真得孟子之所存矣注八月陰中秋三月陰屬八月八七九ノ間ニ居ス陰中也肅殺シムカラス也歐陽修秋聲賦夫秋刑官也於時為陰又兵象也常以肅殺而為心祿山カ事前ニ評也中外關中關外也又朝廷藩鎮也大原陳留滎陽皆河南道ニ屬ス奔竄ニケカクル也受其節制其ハ安祿山ヲ指ス節ハ麾節也制ハ命令也食盡力屈顏果卿起兵絕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引兵至城下果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陷賊縱兵殺萬餘人執果卿顏氏死者三十餘人力士逢其欲高力士媚ヒ事テ玄宗意ノ欲スル所ヲ逆ヘテ助ケ成ス也貴妃迷其情揚貴妃寵ヲ專ニシテ玄宗ノ情ヲ迷ハス也二其字玄宗ヲ指ス初年布衾一貴妃廢人ニテ家ニ處時ヲ云轉而一貴妃ト為テ後ヲ云也以祿山為養子天寶六載祿

古文前集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十一

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為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
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
悅穢醜稔聞天寶十載祿山生日上及貴妃賜衣
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
錦繡為大襦褌裹祿山使宮人以綵輿昇之上聞
後宮喧笑聞其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祿山兒對
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
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
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出
危陽天寶十三載三月安祿山歸范陽方辭歸上
解御衣以賜之祿山驚喜恐揚國忠奏留之疾驅
出關乘船而下晝夜兼行日數百里明年十一月
遂反兩京長安洛陽二京也生靈萬民指不吊
古戰場文云荼毒生靈萬里朱殷

觀聖上親試貢士歌

聖上ハ宋ノ太宗ヲ指ス天子親ラ國々貢舉スル
士ノ文ヲ試ミテ甲乙ノ科ヲ定メ玉フヲ觀テ其狀

ヲ紀スルノ歌也貢士禮記射義篇云古者天子之
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射官○事文
類聚前集二十六仕進部云唐貢士之科有秀才
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書有算每歲仲冬郡縣
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史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
管絃牲用少牢行鄉飲酒禮敬鹿鳴之詩召著艾
叙少長而觀焉既饌而與計偕其不在館學而得
者謂之鄉貢又云進士科始隋大中盛貞觀永徽
之際縉紳雖位極人臣不世進士者不以義其
推重謂之白衣卿相以白衣之士即卿相之資也
重之如此又云國初每歲放榜取士極少乃安德
裕作魁日九人而已蓋天下未混一也至太宗朝
浸多所得東南之秀其後又別立分數考校五路
舉人熙寧二年廷試罷三題專以策取士非雜犯
不復黜宣和七年沈元用榜正奏名殿試至八百
五人又云開寶六年因徐士廉伐鼓訟不公帝御
講武殿覆試
御試自此始

王元之

宋史列傳五十二王禹偁字元之鉅野人九歲能
 文畢士安見而器之擢進士太宗聞其名召試擢
 右拾遺直史館賜緋後拜左司諫知制誥未幾判
 大理寺至道元年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兼通進
 銀臺封駁司真宗即位召還復知制誥時宰相張
 齊賢李沆不協意禹偁構之又出知黃州乃作三
 黜賦以見志卒年四十八禹偁詞學敏贍嘗云吾
 若生元和時從李絳崔羣間斯無愧矣其為文著
 書多涉規諷以是不容

天王出震寰宇清易帝出奎星燦昭文明宋寶徽

星曆與盧多遜揚徽之同在諫垣謂二公曰丁卯歲
 五星當聚奎奎主文明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必
 見之詔令郡國貢多士大張一網羅羣英

天王左傳桓公十五年春天王使冢父來求車出

震易說卦傳五章云帝出乎震齊乎巽注帝者天

之主宰寰宇事文類聚雜集地理辨寰內寰古縣

字天子封畿內縣字戶子云天地四方曰宇寰宇

八天下ト云義也此句ハ宋ノ太祖ノ德ヲ奉テ宋

朝文明ノ由テ興ル初ラ云フ天帝万物ヲ主宰シ

物ヲ始ルコト東方ノ震ヨリ出ルト均ク宋ノ太

祖五代ノ周ヨリ起テ亂ヲ撥ヒ民ヲ救テ天下ヲ

一統シ宋ノ世ヲ開テ天下始テ清平ニナリタル

ト也奎星史記天官書奎曰封豕正義奎若圭及

十六星婁三星為降婁於辰在戌魯之分野奎天

之府庫占以明為吉五星犯奎臣主共德權臣擅

命不可禁者彙音察明也昭文明易乾文言云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程傳龍德見於地上則天下

見其文明之化也言ハ太祖已ニ天下ノ亂ヲ撥テ

國ヲ立ルノ初奎星燦ト明ニ聚テ天下文明ノ

聚奎初周顯德中竇儼與盧多遜揚徽之同為諫
官儼善推步星曆嘗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
下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注月令云季春
之月日在奎奎宿在戌降婁之次聚奎如聯珠奎
主文章此天下文明之象也此竇儼力傳ノ文也
儼字望之傳見宋史列傳二十二盧多遜周進士
宋初為翰林學士參知政事傳見宋史列傳二十
三楊徽之字仲猷初仕周宋太宗聞其名召見傳
見宋史列傳五十五貢多士郡國ヨリ多クノ才士
ヲ歳々ニ貢セシメテ都ニ召シ聚ル也書經多士
篇王若曰爾殷遺多士詩大雅文王篇濟々多士
文王以寧大張一網一網ヲ張テ魚鳥ヲ捕ルカ
如ク天下ノ英才ヲ不漏ヲ技キ舉ラルヲ云ナリ
輔按ニ此句ノ意韓文ノ中ヨリ得來ルカ韓文送
温處士赴河陽軍序云洛之北崖曰石生其南涯
曰温生大夫烏公以鉄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
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
為才於是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

下羣英衆ノ英才ナル人ヲ云魏劉邵人物志云
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羣者為雄故人之文武
茂異取名於此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
聖情攷終不倦日斜猶御金鑾殿官柳低垂三月
烟爐香飛入千人硯麻衣皎々光如雪一々重瞳親
鑒別史記舜目孤寒得路荷君恩聚首皆言盡臣節
太宗親ヲ貢士ヲ試ミ玉フ狀ヲ云聖情聖ハ天子
ヲ稱スルノ辭也太宗情ヲ盡シ攷ト勉テ文
章ヲエラヒ定テ倦息ノ色ナキト也攷書益稷篇
云予思日攷注攷者勉力不怠之謂日斜
早朝ヨリ出御ナツテ日ノ斜ニ傾クマテ猶金鑾
殿ニ御坐シ玉フ也金鑾殿ハ玄宗李太白ヲ召シ見
處長安ニ在リ宋ハ汴ニ都ス此ニ金鑾殿ト云ハ唐
ヲ借テ云カ或ハ汴都ニモ亦金鑾殿ヲ造レルカ未
詳官柳一々一句時景ヲ云官庭ニ植ヘタル柳ハ

古今類聚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枝タレ低テ三月ノ緑リ烟ヲ籠メ御爐ノ香烟ハ
 飛テ貢士千人ノ硯中ニ入ルト也麻衣一御前
 ノ題ヲ賦シテ殿庭ニ列スル貢士ノ衣服ハ皎ト
 潔キト也杜氏通典縉紳雖位極入臣不世進士
 者不以為美其推重謂之白衣卿相以白衣之士
 即卿相之資也ト云フ以テ觀レハ科擧ノ進士ハ白
 麻ノ服ヲ著ルコト可知又按ニ麻衣ハ即深衣ナリ
 潜確類書八十八云詩云麻衣如雪如雪鮮潔也
 麻衣深衣也一々重瞳重瞳ハ天子ノ眼目ヲ稱シ
 テ重瞳ト云史記項羽本紀贊云吾聞之周生曰
 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
 邪重瞳ヲ遍ク回シテ衆多ノ貢士所上ノ科文ヲ
 一々ニ御覽アツテ親ラ品ヲ鑒ミ別テ甲乙ノ
 科ヲ定メ玉フト也孤寒得路孤陋寒賤ノ士外進
 ノ路ヲ得テ各其所能ヲ呈スルニ皆容ラレテ
 君恩ヲ荷ス故ニ聚首相會シテハ多士皆言フ君
 恩ノ為ニ臣カ節ヲ盡シテ忠ヲ上ニ致シコトヲ
 希フト也

小臣蹤迹本塵泥登科曾賦御前題屈指方經五六
 載如今已上青雲梯杜携羊升玉階位列諫官無一
 語自愧將何報明主應制非才但淚垂強作狂歌
 舜禹

小臣禹偁自ラ稱ス七德舞云元和小臣白居易
 蹤跡一我カ身ノ蹤跡ヲ云ハ本是塵泥ノ内ヨ
 リ長シタリ一旦科擧ニ登リ曾テ御前ノ出題ニ應
 シテ賦ヲ作り程試ニ與カリキ今指テ屈シテ年
 紀ヲ算ヘシレハ方ニ五六歳ヲ經過タルト也如今
 已一如今ハ已ニ聖恩ヲ蒙テ擢舉ラレテ青雲ノ
 梯ニ上リ九重ノ上ニ侍列スルト也天子ノ宮ヲ天ノ
 紫微垣ニタトフ故ニ禁中ニ上ルヲ青雲ノ梯ニ上ルト
 云也朱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詩云共登青雲梯
 位列諫官本傳太宗擢右拾遺直史館拜左司諫

知制誥右拾遺ハ天子ノ遺闕ヲ告ス諫官也自ラ
 諫シテ云フ我天子ニ諫ヲ告フス官ニ在ナカラ曾テ
 一語モ聖徳ヲ助ル言ヲ上ラスシテ官ヲ曠ス自ラ愧ッ
 何ヲ以テカ明主ニ恩ヲ報ンヤト也明主唐孟浩然
 詩不才明主棄應制一天子ノ制勅ニ應シテ文章
 ヲ作ラントスルニ其才ニ非スレテ能スルコトナシ但
 淚ヲ垂テ自ラ恨ム乃強テ此狂歌ヲ作為シテ舜禹
 ノ如キ聖代ノ盛事ヲ歌頌スルト也舜禹ハ太宗ノ
 朝ヲ舜禹ノ聖代ニ比シテ云也即太宗親ラ貢士ヲ
 試ミ玉フノ盛事ヲ歌ニ作テ頌スルト云義也

畫山水歌

山水ヲ畫タル繪ヲ觀テ畫中ニ所有ノ景象ヲ賦シ
 テ畫ノ妙ヲ稱ル也

吳融

才子傳九吳融字子華山陰人龍紀元年李瀚榜
 及進士第韋昭度討蜀表掌書記坐累去官流浪

荆南父之召為左補闕為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
 天復元年元旦東内反正既御樓融最先至上命
 於前座跪草十數詔簡口精當曾不頃刻皆中旨
 大加賞激進戶部侍郎

良工善得丹青理輒向茅茨畫山水以茅茨蓋屋地角移

來方寸間天涯寫在筆鋒裏

良工ハ上手也孟子滕文公下篇云趙簡子使下王
 良與嬖奚乘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
 良工也丹青畫ヲ寫スハ丹ヲ以テ之青ヲ以テス故ニ
 畫ヲ謂テ丹青ト云也楊子法言吾子篇云或問屈
 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茅茨ハ茅
 茨ヲ以テ屋ヲ葺タル家也茅チガヤ也茨字彙茅
 茨又以茅蓋屋曰茨茨モ茅ト同シ草也史記六秦
 本紀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
 不剪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生於窮巷之中長於
 蓬茨之下言ハ畫手ノ良工善ク丹青ノ道理ヲハ

會得^レ茅茨ノ舍裡ニ向ツテ山水ノ象ヲ畫キ成シタルト也。地角山川ノ方隅ナリ勝景ノ地角ヲ移シ來テ紙上方寸ノ間ニ縮シメ寫シ天涯萬里ノ遠勢ヲハ筆鋒ノ裏ニ納シテキタルト也。天涯ハ相去ルノ間遠シテ望之遙ニ天ノ涯ヲ見盡ス處ヲ云也。十九首古詩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

日不落兮月長生雲片^レ兮水冷^レ經年蝴蝶飛不去累歲^レ花結不成一片石數株松遠又淡近又濃

重

日不落^レ圖面ニ所見ヲ叙フ日ハ常ニ西山ニ傾テアレトモ竟ニ不落月ハ東ヨリ生スルヨト見レトモ常ニ生處ニ在テ升リ移ルヲ不見也雲ハ片トト度テ消ルコトナク水ハ冷トトスサマシク流ル也

經年蝴蝶^一年ヲ歷テ胡蝶ノ遊フヲ見レトモ飛^レ去コトナシ花ハイツモ紅ニシテ不散曾テ子ヲ結テ成ルコトヲ不見也其常ニ在テ改ルコトナキト云ニテ圖中ノ景ナルコト不言シテ知ル也。一片^一一片ノ石ヲ畫キタル處モアリ又數株ノ松ヲ寫シタル景致モアル也。遠又^一其遠キト見ユル處ハ色ヲ布クコト淡ク近キ景ヲ寫シハ草樹ノ色濃ニ畫キ遠近ノ景ヲ淡濃ノ塗抹ヲ以テ氣象ヲヨク寫シタルト也。不出門^一我家ノ門庭ヲ三五歩モ不出ニ江山ノ千萬重モ相疊リタル景致ヲ觀盡シタルト也。畫圖ヲ咏スルコト甚タ分明ニシテ歷ト繪ヲ見ルカ如クナレ格法甚タ淺露ニテ温雅ノ氣象スクナシ詩ヲ學フ者宜ク意ヲ著テ玩ヒ看ヘシ

短檠歌

公所以詠幽閨之思者如此

本集五載之短檠ヲ咏シテ終ニ人ノ學問始アリテ終ノアリガタキヲ歎スル也題注ニ幽閨ノ思ヒラ

咏スルト云非也。是短檠ノ用ヲ云テ起句ノ便ニシテ且ツ光アリト云ニ應ス。重キコト此ニ不在シテ却テ一朝富貴ノ句ニ在リ。題注誤レリ。

韓退之

長檠八尺空自長短檠二尺便且光黃簾綠幕朱戶
閉風露氣入秋堂涼裁衣寄遠淚眼暗搔頭頻挑移

近床

長檠一長檠ハ其高サ八尺空ク自ラ長シテ用ルニ便ナラス短檠ハ高サ二尺平生用テ之利便ニシテ且燈火ノ光明也起句短檠ノ体制ヲ云コト簡ニシテ而モ尺セリ黃簾一以下ノ四句短檠用ヲ云閨女ノ居黃簾ヲ垂レ綠幕ヲ下シ朱飾ノ戸既ニ閉ル時晚來風露ノ冷氣稍々秋節ヲ報シ堂中ニ入テ涼シ成婦ハ已ニ刀尺ヲ催シ

征夫ノ衣ヲ裁シテ遠ニ寄ントス只相思ノ淚眼ニ滿テ視コト暗シ此時頭ヲ搔テ愁悶シ頻ニ挑テ近ク床角ニ移シヨスルト也搔頭西京雜記ニ云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頻挑本注一作挑燈

大學儒生東魯客退之曾為博二十辭家來射策夜

書細字綴語言兩日昏昏頭雪白之時提挈當

案前看書到曉那能眠

大學儒生大學ニ入テ儒學ヲ為諸生也東魯客魯ハ聖人ノ國遺俗流風尚存シテ儒ヲ學フ諸生多シ故ニ後世儒生ヲ謂フニハ魯ヲ稱ス史記ニ叔孫通カ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ト云カ如シ韓退之之シク學者ヲ指シテ言フニ東魯ノ客ト云ハ諸生ノ多キ處ナル故ニ假リ設テ云ヘル也退之自ラ言フト云ハ非也退之乃東魯人ト云最モ

非也魯ハ山東兗州ノ域也韓愈ハ河南南陽ノ人也東魯ノ人ニ非ス退之自言フト云說謬也只後學問ヲスル書生トナシテ可看二十辭家年二十ニシテ郷貢ニ應シ家ヲ辭シテ京ニ赴也射策前漢書列傳四十八蕭望之傳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注師古曰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也對策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射策ト云ハ士ヲ試ルニ疑難ノ事ヲ策ニ書シテ策ヲ封シテ何事ト云コトヲ顯シ知ラシメスコレヲ案ノ上ニ並ヘ置テ意マカセニ取ラシム士其策ヲ手ニ信テ取テ所問ノ疑義ヲ釋シテ對フルヲ射策ト云即今ノ探り題ニテ詩ヲ作ルト同意也又對策ト云ハ或ハ經義或ハ政事ヲ舉テ題トシ衆ノ士ニ各々對ヘシメテ其文ノ優劣ヲ觀テ甲乙ヲ定也又トハ定四時別九州聖功孰大又九功九法為國何先又曾參何以不列四科ナト云類ノ如シ

000

此題ヲウケテ其義ヲ釋シテ對ルヲ對策ト云夜書言試ニ應スル文ヲ作ルトテ夜細字ヲ書シテ語言ヲ綴リ屬スル也宋國朝事實云唐制禮部試舉人夜以三鼓為限本朝率用白晝不許繼燭兩目一意ヲ盡シカヲ出シテ夜モ不寐故ニ兩ノ目ニハ眇生シテ眼昏矇シ心カ疲レテ頭髮白ニ變スルト也眇目汁凝也二十歳ノ舉人頭雪ノ如ク白ト云ハ文ヲ作ルニ精神ヲ勞スルニ依テ髮白クナルヲ云也周興嗣千字文ヲ韻語トナシテ編ム時一夜ニ髮盡ク白クナルノ類也此時一對策ノ文ヲ作テ試ニ應セントスル時ハ短檠ヲ提挈テ案ノ前當リテ燈ヲ挑ケ書ヲ看テ學ヲ勵マヌ曉ニ到レトモ那ノ能ク眠ニ就クコトヲセシマト也

一朝富貴還自恣長檠高照珠翠吁嗟世事無不然
 然牆角君看短檠棄

一朝一已ニ策ニ對テ試ニ應シ擢テ用ラレ富貴ニ
 ナルトキハ嚮ノ苦學ヲ棄テ心ヲ不用還テ自ラ放
 恣ニシテ宴樂ヲ貪リ長弊ヲ高ク張テ珠翠ノ華
 堂ヲ照シ奢ヲナス也吁嗟始テレトモ終ナキコト
 凡ソノ世事皆然リ當時親近セシ短弊置テ用ルコト
 ナク墻角ノ下ニ弃ラル如此ナルハ學問皆仕宦ノ捷
 徑トシテ已ラ修メ人ヲ治ル為ニセス最モ戒トス
 ヘキコト云意也

古文真寶前集諺解大成卷之十二終

此は、朝一已ニ策ニ對テ試ニ應シ擢テ用ラレ富貴ニナルトキハ、嚮ノ苦學ヲ棄テ心ヲ不用還テ自ラ放恣ニシテ宴樂ヲ貪リ長弊ヲ高ク張テ珠翠ノ華堂ヲ照シ奢ヲナス也。吁嗟始テレトモ終ナキコト。凡ソノ世事皆然リ當時親近セシ短弊置テ用ルコトナク墻角ノ下ニ弃ラル如此ナルハ學問皆仕宦ノ捷徑トシテ已ラ修メ人ヲ治ル為ニセス最モ戒トスヘキコト云意也。

